切韻的前*a和後*ɑ在現代方言中的演變

張　　琨

李方桂先生在1931年發表了切韻â的來源（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 3.1-38），是講上古音。橋本萬太郎（Mantaro Hashimoto）在1972年的 Journal of Asian and African Studies 5.1-23 發表過一篇文章，The Internal Reconstruction of Ancient Chinese *a-vowels，主要的是歷史的構擬。這篇文章是要講切韻的前*a和後*ɑ在現代方言中的演變。

隋朝開皇（580-600）初陸法言的父親和他父親的幾位朋友在長安考慮編定切韻的時候，他們曾經討論到「古今通塞」和「南北是非」（見切韻序）。「古今通塞」就是現在我們的音韻演變的歷史；「南北是非」就是現在我們所謂的方音紛歧的現象。當然在觀點上、在方法上、在範圍上隋朝與我們現在有所不同。在隋朝的時候對於古音的知識恐怕只限於經典的古讀和詩文的押韻。從王仁昫的切韻中保存下來的小註看來，切韻盡可能的採取了很多早期韻書中的韻類，計劃編纂切韻的人抱著一種兼容並包的態度。這些人對於方音的認識存有是非觀念。所以對於各地方音的處理，取捨之間一定有偏見，只認爲某種讀法是正統的讀法，其他的讀法都是不足效法的。切韻的籌劃在長安，成書在601年，但是未必一定反映七世紀初年的長安方音。切韻保存著齊梁時代士大夫作詩押韻的規矩，不是一種方音調查報告。因爲那時候並沒有客觀的方音調查的觀念和方法。這一點從齊梁時代韻文押韻的情形就可以看得出來。切韻的編纂是爲了維護齊梁的傳統，切韻的韻類的建立是有具體的廣泛的基礎，不是幾個人閉壁虛造的。切韻時代全國方音紛歧的現象恐怕比現在嚴重的多，切韻韻類的讀音一定是依地而異，在當時一定有各種方音讀法不同。上古中古現代都有方音之不同，所以漢語音韻史不是一個簡單直線，是一種錯綜複雜的關係。從切韻看不出當時各地的方音系統，只有從現代方言中，配合文獻材料，可以推測以前各種方音的紛歧現象。方音的形成是歷史演變的結果。各種不同語音的變化在不同的時間發生在不同的地

區，影響到不同的辭彙項目，結果不同的地區的發音人就會呈現出不同的方音系統。音韻演變的歷史與方音紛歧的現象有密切的關係。歷史變遷，人口移動，各個地區的方言彼此接觸，發生影響。研究漢語音韻歷史，比較各地的方音異同，都需要參考切韻，可是並不一定要受切韻的拘束。

雖然各家對於切韻的韻類有不同的構擬（參看周法高論切韻音香港中文大學文化研究所學報 1.89-112, 1968），大家一致承認切韻中是有前 *a 和後 *ɑ 的對立。前 *a 和後 *ɑ 都可以單獨存在；也可以用在複合元音中，像 *ai 和 *ɑi，*au 和 *ɑu；也可以用在鼻音韻尾的前邊，像 *am, *an, *aŋ 和 *ɑm, *ɑn, *ɑŋ（包括 *auŋ）；也可以用在塞音韻尾的前邊，像 *ap, *at, *ak 和 *ɑp, *ɑt, ɑk（包括 *auk）。和這些韻類相當的切韻韻類可以用下表說明。切韻中的二等重韻在歷史上也許是來源不同，在齊梁時代的韻文中也許諧押不同，可是在現代方音中看不出什麼分別，所以我把切韻中的二等重韻都歸併處理。引用切韻的韻類，以平聲兼賅上去。

*a, *ua 麻二	*ɑ, *uɑ 歌戈
*ai, *uai 皆佳夬	*ɑi, *uɑi 泰
*au 肴	*ɑu 豪
*am 咸銜	*ɑm 談
*an, *uan 山刪	*ɑn, *uɑn 寒桓
*aŋ, *uaŋ 耕庚二	*ɑŋ（包括 *auŋ）, *uɑŋ 唐（包括江）
*ap 洽狎	*ɑp 盍
*at 黠鎋	*ɑt, *uat 曷末
*ak 麥陌二	*ɑk（包括 *auk）*uɑk 鐸（包括覺）

在切韻裏前 *a 和後 *ɑ 這兩套韻類前面所出現的聲母不完全一樣：他們前面都可以有唇音 *p, *ph, *b, *m 和舌根音喉音 *k, *kh, *ŋ, *h, *ẖ, *ʔ。唇音聲母在前 *a 前多讀開口，像 *pa, *pai, *pan；唇音聲母在後 *ɑ 前多讀合口，像 *puɑ, *puɑi, *puɑn。舌根音喉音聲母後邊有開口合口之分；或者可以說舌根音喉音聲母有兩套：一套是單純的舌根音喉音聲母，另外一套是有雙唇化的舌根音喉音聲母。在前 *a 韻類的前面只有捲舌聲母，像 *ṭ, *ṭh, *ḍ, *tṣ, *tṣh, *dẓ, *ṣ。在後 *ɑ 韻類前面只有舌

頭聲母，像 *t,*th,*d,*ts,*tsh, *dz, *s。舌頭鼻音 *n 和後 *ɑ 諸韻用在一塊儿多半是常用的字，捲舌鼻音 *ɳ 和前 *a 諸韻用在一塊儿，都是些不常用的字。舌頭邊音 *l 只出現在後 *ɑ 諸韻的前邊，很少出現在前 *a 諸韻的前邊(參看李榮切韻音系，1956)。

在討論語音演變的時候，我用韻類作單位，不用元音作單位。理由是因爲元音由於輔音韻尾的不同而有不同的演變。例如前 *a 帶雙唇韻尾 (*m, *p) 和帶舌頭韻尾 (*n, *t) 的有大致相同的演變，前 *a 帶舌根韻尾 (*ŋ, *k) 的和前邊兩種韻類的演變不同。後 *ɑ 的情形和前 *a 的情形大體上一樣，也是收 *m, *p 尾的和收 *n, *t 尾的演變相似，和收 *ŋ, *k 尾的演變不同。不但如此，同樣的元音後邊帶鼻音韻尾的未必和後邊帶塞音韻尾的演變相同。例如 *ɑm, *ɑn 和 *ɑŋ 的演變不同，可是 *ɑp, *ɑt 和 *ɑk 在很多方言中演變一致。與其每次都要把元音的出現的環境說明白，不如拿韻類（元音加韻尾）作討論的出發點。

不但在元音後邊的韻尾輔音對於元音演變有影響，元音前邊的聲母輔音也可能對元音的演變發生影響。比方說，在討論前 *a 和後 *ɑ 的演變的時候，在 *ɑi, *ɑm/p, *ɑn/t 前邊舌頭音聲母 (*t, *th, *d, *n, *l, *ts, *tsh, *dz, *s) 有把後 *ɑ 讀成前 *a 的影響，所以 *tɑi 讀成 *tai，*tɑm/p 讀成 *tam/p，*tɑn/t 讀成 *tan/t。這個變化把許多舌頭音聲母後頭帶後 *ɑ 的韻類讀成前 *a，前 *a 前頭正沒有這類聲母。在 *ɑ, *ɑu 和 *ɑŋ/k 這些韻類的前邊，舌頭音聲母並不發生把後 *ɑ 讀成前 *a 的影響。這是現代方言和切韻分韻上不同的地方。這個變化在現代方言中非常普遍，究竟發生在什麼時候，最早發生在什麼地方，都很難說。可能是切韻編定以後的事情，因爲要是在編纂切韻的時候，漢語方言中已經有了這種現象，爲什麼沒有得到編定切韻的人的注意？也許是因爲這種方音的讀法與歷史傳統不合，爲切韻所不取。這些後 *ɑ 本來是上古的 *ɑ。另外一種聲母影響元音的情形是舌根音喉音聲母在前 *a 前會顎化，在 *kai 和 *kan 這類音綴中顎化作用同時還可能把元音向前提高。這種顎化作用也非常普遍，在官話方言中，吳語方言的文讀中以及湖南江西境內的一些方言中都可以看到。在梅縣的客家方言中（橋本萬太郎1973）舌根音喉音聲母在 *ai 韻和 *an 韻前發生顎化的例字很多，像階字讀成 kjiai，艱字讀成 kjiæn。這種現象不知道是客家離開北方的時候就已經發生了，還是從北方遷移到南方的途中發生的。要是在客家離開

北方的時候就已經發生了，那麼顎化作用發生的時期一定是相當早的。據羅香林的客家研究導論說，客家早在西晉末年就離開了北方向南方遷移。舌根音喉音聲母在不同的方言中因爲韻類的不同，抵抗顎化的能力會有不同。下面在分別討論各種方言時會再提出來說明。另外，切韻的捲舌塞擦音擦音（莊、初、崇、生等母）對於韻類的影響也是一個聲母影響元音的例證。

漢語方言從保存輔音韻尾的情形來看可以分成兩大類。一類方言像粵語方言、客家方言和有些江西方言，這些方言中的輔音韻尾 *m/p, *n/t, *ŋ/k 都還保存著。在輔音韻尾還完整的保存著的方言中，前 *a 和後 *ɑ 的關係是從前後的關係改變成爲上下的關係，後 *ɑ 上升，並且在大多數的方言裏讀成圓唇的 *o。這種變化比起吳語方言來，相當規則。另一類方言像吳語方言，這些方言中的輔音韻尾的分別大部分都丟掉了，鼻音韻尾 *-m, *-n 在低元音後邊（前 *a 和後 *ɑ）弱化，發生鼻化作用，有時鼻化作用完全消失，同時元音的部位也有移動（參看張琨漢語方言中鼻音韻尾的消失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 54.3-74, 1983）；塞音韻尾讀成喉塞音，有的方言中連喉塞音韻尾也丟掉了；複合元音也大半讀成單元音，當然也有新生的複合元音。吳語方言中的元音另有安排。吳語方言的音系與切韻的韻類相差很大。切韻保存著齊梁時士大夫作詩押韻的規矩，吳語方言是顏之推（531-600）家訓音辭篇中所說的「易服而與之談，南方士庶，數言可辨」的南方庶人的語言。郭璞（276-324）爾雅釋言注中有「南方人呼刀爲剏刀」一條。翦（切韻精母獮韻上聲三等），剏（切韻從母霽韻去聲四等），聲韻稍異。可是這裏說明在南方方言中，鼻音韻尾的遺失早在郭璞的時候就已經發生了。現代吳語方言中翦這類字都丟掉了鼻音韻尾，讀成純前高元音了，這種現象由來已久。

全國性的漢語方言普查雖然已經完成，可是發表的材料還不足以代表全國。有的發表的材料例字很多，有的發表的材料非常籠統，所以這篇文章只有就已經發表了的比較詳細的材料，用方言點來講切韻前 *a 和後 *ɑ 在各種方言中在各種語音環境中的演變大勢。這篇文章中不討論閩方言，關於閩方言我已經發表了一篇文章，論比較閩方言（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五十五本）。很多方言常有文白異讀，簡單的說，白讀是本地方言的讀法，文讀是受外來的影響。本文引用材料是注重白讀，例

如引用金華方言（約齋1958）時用白讀。引用例字時，雖然同是一個方言，兩家紀錄常有不同，文中只採取一家，以免混亂；不再加注，細講二家之不同，以免囉嗦。在音標上有時我稍微改動一些，爲的是比較一致，同時在印刷上也要簡便些。在引用例字時聲調符號一概省略。

有一點要特別聲明的是在下面討論方言的時候，主要的是集中在語音的現象上，沒有特別注意方言的系屬問題，所以方言的排列有點儿混亂。漢語方言的分類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情，頂多能夠選擇一些方言點作爲不同方言的典型代表，有些方言的系屬有模稜兩可的情形。現在我們普通認爲屬於同一類的方言未必完全相同，比方江蘇省的某些吳語方言和浙江省的某些方言有相當的差別；廣西南寧平話雖然是在粵語區，可是有些與官話方言相似的地方；福建萬安方言具有客家話的一些主要特徵，可是和廣東梅縣的客家話相差的很遠；現在有相當紀錄的六個江西方言（奉新、高安、臨川、南昌、貴溪、贛縣）各有不同的特色。現在我們所說的方言的類別多半是根據地理的分佈，讀者可以參考這篇文章後面附錄的方言材料書目，就可以知道某個方言是在什麼地方，大致的系屬也許可以看得出來一個線索。我之所以故意這樣做，是要想顯示某些語音現象可以在兩個距離很遠的方言中找得到。這當然可以完全是偶合的，可是其中也可以有些歷史上的牽連。比方前 *a 讀 o，後 *ɑ 讀 u，是吳語的現象，可是在湖南雙峯、湘鄉、桂東、汝城方言中也有同樣的現象。

一、前 *a 和後 *ɑ

前 *a（切韻麻二韻）和後 *ɑ（切韻歌戈韻）分用不混大概是齊梁時代的事情（見何大安南北朝韻部演變研究 1981, 195-205 頁）。所有漢語方言中在開音綴裏都有前 *a 和後 *ɑ 的分別，例外很少。根據現在發表的材料，浙江紹興東頭埭方言（王福堂 1959）裏，前 *a（巴家僝要瓦花）讀 o，後 *ɑ（波哥可科河我鵝多坐）也讀 o，家又讀 io（聲母顎化），瓜花讀 uo，火讀 u。在紹興東頭埭方言中好像前 *a 和後 *ɑ 都讀 o。安徽績溪嶺北方言前 *a 和後 *ɑ 都讀 o，例如：

*a		*ɑ	
po　巴把	ko　家白傢加瓜	po　波玻坡	ko　歌鍋果裹個過
pho　爬怕	假架	pho　婆破	
	ŋo　牙	tho　拖	ŋo　鵝峨我
tsho　义嗟茶岔	ho　花下化	tsho　坐座	ho　何河和火貨
so　沙		so　所	

湖南瀘溪方言唇音字巴波都讀 pɔ；沙讀 sɔ，左讀 ʦɔ，是同韻；可是家佳讀 tšia，和歌讀 kɔ 不同韻；瓜讀 kua，與鍋讀 kɔ 不同韻。前 *a 包括切韻麻韻二等開口和合口字，開口字合口字演化一致。開口字（家）和合口字（瓜）在大多數方言裏都有開合之不同，只有金華方言白讀家瓜都讀合口 ua，武義方言加瓜也都讀合口 uɑ。後 *ɑ 包括切韻歌戈韻字，歌屬開口，戈屬合口。後 *ɑ 升高，讀圓唇元音 *o，大部分方言中沒有開合之分，下邊是現代漢語方言中前 *a 和後 *ɑ 的反映。

a：o　臺山、岑溪、容縣、沙頭角、大鵬、桃園、下洋、長江、楊村、涼水井、奉新、高安、南昌、貴溪、贛縣、績溪嶺北、武昌、城步、酃縣、江華、湘潭、會同、五通橋（萬安客家方言 *ɑ 讀 ɤ）

a：ɔ　廣州、香港、蒼梧、南寧平話、思賀、藤縣、梅縣、洞口黃橋、峨嵋、西寧。

a：ö　賓陽

a：u　海心（*ɑ 讀 u 與吳語方言相似）

a：ʊ　合肥（*ɑ 讀 ʊ 與吳語方言相似）

ɑ：o　臨川、南京市、新海連市、淮陰、鹽城、蕪湖方村音韻系統中沒有前 a，切韻的前 *a 讀成 ɑ。新平祥雲方言中 *ai/ɑi 讀成 a，把切韻的前 *a 擠到後邊去了，讀成 ɑ。呈貢方言中 *an/ɑn 讀成 a，把切韻的前 *a 擠到後邊去了，讀成 ɑ。劍川方言中 *ək 讀成 a，把切韻的前 *a 擠到後邊去了，讀成 ɑ。

ɑ：u　句容方言音韻系統中沒有前 *a，切韻的前 *a 讀成 ɑ，切韻的後 *ɑ 讀成 u。

南通市方言中切韻的 *ai/ɑi 讀成 a，把切韻的 *a 擠到後邊去了，讀成 ɑ，切韻的後 *ɑ 讀成 u。後 *ɑ 讀 u，似吳語方言。

ɑ：ou 如皋方言音韻系統中沒有 a，切韻的前 *a 讀成 ɑ，切韻的後 *ɑ 讀成 ou。石屏方言中切韻的 *ai/ɑi 讀成 a，切韻的前 *a 讀成 ɑ，切韻的後 *ɑ 讀成 ou。後 *ɑ 讀 ou 與寧波吳語方言相似。

ɑ：ɤu 武岡方言中切韻 *an/ɑn 讀成 a，切韻前 *a 讀成 ɑ，切韻後 *ɑ 讀成 ɤu。 *ɑ 讀 ɤu 與蘇州吳語方言相似。

ɑ̃：o 洱源方言中切韻 *ai/ɑi 讀成鼻化低前元音 ã，切韻的前 *a 讀成鼻化低後元音 ɑ̃。

ɒ：o 石南銅陵方言音韻系統中沒有 a，切韻的前 *a 讀成 ɒ。鬱林方言中切韻陽韻字讀 a（娘 na，良 la 等），切韻的前 *a 讀 ɒ。

ɔ：o 休甯、太平、大冶、通山、隨縣、蘄春這些方言中切韻的 *ai/ɑi 讀成 a，切韻的前 *a 讀成 ɔ。休甯方言中怕讀 phuə̆，花讀 huə̆。隨縣方言中切韻 *ək 讀 a，切韻的前 *a 讀成 ɔ。

ɔ：u 汝城方言中切韻 *an/ɑn 讀成 a，切韻前 *a 讀成 ɔ，切韻的後 *ɑu 讀成 u。 *ɑ 讀 u，與吳語方言相似。

ɔ：ɯ 桂東方言音韻系統中沒有 a，切韻前 *a 讀成 ɔ，切韻後 *ɑ 讀成 ɯ。*ɑ 讀 ɯ，與溫嶺吳語方言中歌讀 kɯ 相似。

吳語方言對於切韻前 *a 和後 *ɑ 的處置和其他方言不大相同。吳語中切韻前 *ai 都讀成低的單元音，有的吳語方言（平陽、溫州、紹興、寧波、金華）讀前 a，有的吳語方言（蘇州市、上海市、松江、海門、崇明、常熟、嘉定、常州市、無錫市）讀後 ɑ，武義方言 *ai 讀 ia，*ɑi 讀 a。切韻的前 *a 和後 *ɑ 在吳語中都受到圓唇的影響。金華方言白讀前 *a 不論開合口都讀 ua，後 *ɑ 不論開合口都讀 ue，武義方言前 *a 不論開合口都讀 uɑ，後 *ɑ 不論開合口都讀 uo。

切韻	金華白	武義	例字
*(u)a	ua	uɑ	加家假下花化
*(u)ɑ	ue	uo	哥河鍋火

其他吳語方言中前 *a 多讀成 *o，後 *ɑ 多讀成 *u。很多吳語方言中切韻的後 *ɑ（歌戈韻）和 *u（模韻）合流。有少數湖南方言（雙峯、湘鄉、桂東、汝城）也有 *ɑ 與 *u 合流的現象。*u 韻在吳語方言中除了讀 u 外，可以分裂爲əu（蘇州）或者 ou（寧波），可以讀不圓唇的ɯ（溫嶺），再分裂成 ɤɯ（常熟、無錫），可以讀圓唇前元音 y，再分裂成ɸy（溫州）。翁壽元在讀蘇南和上海吳語內部差異（方言1984. 260-263）中曾經把蘇州、常熟、無錫、常州四個方言裏的歌戈模三韻讀法的異同列表如下：

例字			蘇州			常熟			無錫			常州		
歌	戈	模	歌	戈	模	歌	戈	模	歌	戈	模	歌	戈	模
	坡	鋪		u	u		u	u		ɤɯ	ɤɯ		ɤɯ	u
	魔	模		o	o		o	o		ɤɯ	ɤɯ		ɤm	ɤɯ
多	朵	都	əu	əu	əu	ɤɯ	ɤɯ	ɤɯ	ɤɯ	ɤɯ	ɤɯ	ɤɯ	ɤɯ	u
搓	挫	粗	əu	əu	əu	ɤɯ	ɤɯ	ɤɯ	ɤɯ	ɤɯ	ɤɯ	ɤɯ	ɤɯ	ɥ
河	和	湖	əu	əu	əu	ɤɯ	ɤɯ	u	ɤɯ	ɤɯ	u	ɤɯ	ɤɯ	u

下面是在吳語方言中對於切韻前 *a 和後 *ɑ 的反映。

o：u　上海市、松江

(u)o：u　崇明（瓜 kuo，花 ho），平陽（瓜 kuo，華 huo）

(u)o：ɯ, u　溫嶺（瓜 kuo，花 huo）。溫嶺方言 *ɑ 和 *uɑ 有分別。*ɑ 讀ɯ（歌窠鵝蛾賀），*uɑ 讀 u（果過科火貨和多馱糯），所以 *uɑ（果）與 *u（古）有合流的現象。

o：u, o, əu　蘇州市（波 pu 魔 mo）

o：ɤɯ　常州市

o：u, ɸy, əu, o, ŋ　溫州。溫州方言中切韻歌戈韻字和模韻字都有兩讀 u 和 ɸy：舌根音喉音聲母字讀 u，例如歌韻字歌讀 ku，戈韻字科讀 khu，歌韻字何讀 vu，戈韻字和讀 vu，模韻字姑讀 ku，胡讀 vu；唇音聲母字讀 ɸy，例如戈韻字破讀 phɸy，

婆讀 bɸy，模韻字鋪讀 phɸy，葡讀 bɸy。鄭張尙芳有專文討論溫州方言歌韻讀音的分化和歷史層次（語言研究1983.108-120）。

聲母 \ 方言		溫州城區		早期讀音		溫州永強區	
		多數字	少數字	多數字	少數字	多數字	少數字
p	組	波頗 u	婆 bɸy	u	ɯ	u	
m	母	磨魔 ɸy	么 oŋ	ɯ	uŋ	u	零么 oŋ
t	組	多舵 əu	朵 o	u	o	o 朵舵	u 多
n	母	懦 əu	糯 oŋ	u	uŋ	o	oŋ
ts	組	鎖座 o	左əu坐uɔ	o	u	o 左坐鎖	
k	組	歌倭 u	呵 o 可uɔ	u	o	u	o
f	組	禾貨					
ŋ	母	我娥零	訛 o	零		零	o 鵝白

(u)o : ou　寧波（花 huo 華 ɦuo）

uo : u　海門、嘉定

u, ou : ɤɯ　無錫市（沙 sou）。無錫市方言中 o 韻代表切韻的 *(u)ɑn，前 *a 讀 u 和 ou。u 在切韻唇音聲母和舌根音喉音聲母後邊，ou 在切韻捲舌聲母後邊。後 *ɑ 讀 ɤɯ。

u, o : u, o, ɤɯ　常熟（巴波 pw，麻魔 mo，沙 so）。常熟方言中前 *a 讀 u 和 o。u 在切韻唇塞音聲母和舌根音喉音聲母後邊，o 在切韻唇鼻音聲母和捲舌聲母後邊。夏下讀 ɦu，河賀讀 ɦɤɯ。

粵語方言、客家方言、奉新、高安、臨川、貴溪、城步、鄱縣、江華、洞口黃橋等地方言不發生顎化作用，有很多方言有文白兩讀，文讀顎化，白讀不顎化，公安方言 *ka 有 tšia文 和 ka白 兩讀，湘潭方言也有同樣的現象。吳語方言中前 *a 和後 *ɑ 都圓唇化，在大多數的吳語方言中前 *a 讀 *o，後 *ɑ 讀 *u。可是在江蘇境內的有些吳語方言中，有些前 *a 帶舌根音聲母的字讀的與北方方言相似，*ka 有

*tšia文 和 *ka白 兩讀。在有些方言中 *tšia/ka 的讀法代替了吳語本來的讀法 *ko，在另外一些方言中 *tšia/ka 的讀法與吳語本來的讀法 *ko 並存，根據江蘇省和上海市方言概況（1960）有下面一些例字。

例字 / 方言	加			家			假			牙		
蘇州市	tšiɑ文	kɑ白		tšiɑ文	kɑ白		tšiɑ文	kɑ白		hiɑ文	ŋɑ白	
無錫市	tšiɑ文	kɑ白	ku白	tšiɑ文		ku白	tšiɑ文	kɑ白		hiɑ文		ŋu白
常州市	tšiɑ文		ko白	tšiɑ文		ko白	tšiɑ文		ko白	hiɑ文		ŋo白

浙江寧波方言中也有類似的現象，例如家有三讀 tšiɑ 是顎化的 *ka，是非吳語的讀法，ko 或者 tšyo 是吳語的讀法。官話方言（包括北方、西北、西南、東北各地）中 *ka 經過顎化作用讀成 *tšia 是最普遍的現象。*ka 的顎化可能性比 *kan 和 *kai 都高，並且元音並不上升。江蘇北部（徐州、邳縣、南京市、淮陰、揚州、泰州、句容、南通市、如皋、鹽城）和安徽、蕪湖、方村、銅陵諸方言中 *ka 都有不顎化與顎化兩讀。*ka 之所以顎化平常都以爲是因爲韻母是低前元音。可是在少數方言中，像隨縣、大冶、通山方言中 *ka 讀 tšiɔ，雙峯、湘鄉、績溪嶺北文 方言中 *ka 讀tšio，寧波方言中 *ka 讀 tšyo。可能的解釋是聲母顎化在前，元音由 ia 變 iɔ 或 io/yo 在後，也許另有別的解釋。

在漢語方言中，除了吳語方言中另有別讀，切韻的後 *ɑ 升高，讀圓唇元音*o，大部分方言中都沒有開口合口之分。有些官話方言中切韻歌韻字（開口）讀的與切韻戈韻字（合口）不同。可是大多數方言中的開合之分，與切韻歌韻戈韻之別不是完全相當的。有的方言開合同韻，只是開口字沒有合口介音，合口字有合口介音。有的方言開合口字讀成兩種元音。

例字 / 方言	哥歌開	鍋果過合	多開	朵妥合	左開	波合
榮成	ko	kuo	tuo	tuo	tsuo	puo
徐州、邳縣	kə	kuə	tuə	tuə	tsuə	puə
靈寶	kɤ	kuo	tuo	tuo	tsuo	puo
光化	kɤ	ko	to	tho	tso	po
峨嵋	kɔ	ko	to	to	tso	po
揚州	kɤɯ	ko	to	to	tso	po
泰州	kɤɯ, ku	ku	tu	tu	tsu	pu
高郵	kɤɯ	ku	tu	tu	tsu	pu
通山	ko	ku	tu	thu	tsu	pu
公安、石首	ko	ko	to	tho	tso	pɤ
洱源	ko	ko	to	tho	tso	pao
蘭坪	ku	ku	tu	thu	tsu	pau
西寧	kɔ	khu科	tu	tu	tsu	pɔ
蘭州	kɤ	kuɤ	tuɤ	thuɤ	tsuɤ	pɤ
太原	kə	kuə	t(u)ə	tuə	tsuə	pə
濟源	kə	kuə	tuə	tuə	tsuə	pə
瀋陽、濟南	kə	kuə	tuə	tuə	tsuə	pə玻
鄖陽	kɤ	kuo	tuo	thuo	tsuo	pao
烟臺	kɤ又kuo又	kuo	tuo	tuo	tsuo	po
西安	kɤ	kuo	tuo	tuo	tsuo	po
襄陽、醴陵	ko	kuo	to	tho	tso	po
江川	ko	ku	to	to	tsu	pu
平江	ko	kœ	to	thœ	tsœ	pœ

二、前 *ai 和後 *ɑi

前 *ai 包括切韻皆佳夬韻開口字，*uai 包括切韻皆佳夬韻合口字。皆佳夬混用不分，在經典釋文中可以看得出來（王力先生經典釋文反切考龍蟲並雕齋文集 3.167-168）。前 *ai 的開合口字採取一致行動。後 *ɑi 有兩個來源，第一個是切韻泰韻（*ɑi）開口字，第二個是切韻哈韻（*əi）字。泰韻開口韻在漢語方言中在舌頭音聲母後邊都讀成前 *ai；哈韻在有些漢語方言中雖然在舌頭音聲母後邊仍然讀後 *ɑi，在另外有些漢語方言中與泰韻開口韻合流，都讀前 *ai。粵語方言中切韻哈韻舌頭音聲母字很少讀成 *ai 的，只有賓陽、石南兩個方言（Tsuji 1980）中耐來再在財菜等字都讀成 *ai。客家方言中哈韻在舌頭音聲母後邊仍讀 *ɑi（耐再是例外），長汀方言（羅美珍1982）中臺待來都讀 *ai，下洋方言（黃雪貞 1983 a, b, c）中臺待也讀成 *ai。江西、臨川、貴溪（袋白是例外）方言中所有哈韻舌頭音聲母字都讀成 *ai，只有泰韻開口韻和哈韻舌根音喉音聲母字讀 *ɑi。*uɑi 韻包括切韻泰韻合口字和灰韻字，這兩韻的字看不出什麼分別。在有些方言中 *ɑi 和 *uɑi 讀的相似，在大部分方言中 *ɑi 和 *uɑi 都是分道揚鑣。

在漢語方言中像粵語方言（廣州、香港、海心、臺山、岑溪、容縣、藤縣、賓陽、思賀、石南）都有前 *ai 和後 *ɑi 的分別。鬱林方言中這兩類字都讀 ɒi，有少數 *ɑi 韻字（戴耐來再彩）讀 ai。南寧平話不分前 *ai 和後 *ɑi。客家方言（梅縣、沙頭角、大鵬、桃園、下洋、長汀、萬安、楊村、涼水井）、江西、高安、臨川、貴溪方言、湖南、醴陵、攸縣、雙峯、湘鄉方言、湖北通山方言、以及吳語方言（寧波、平陽、溫州、金華、溫嶺、紹興、海門、崇明、常熟、上海市、蘇州市、無錫市、松江、常州市）、安徽績溪嶺北、太平、休甯方言也都有前 *ai 和後 *ɑi 的分別。

從語音上看，粵語方言、客家方言、臨川、醴陵、攸縣、貴溪、高安是一派，這些方言裏 *ai 和 *ɑi 都還讀複合元音，並且多半和 *a 和 *ɑ 平行著，*a, *ai 讀 *a, *ai，*ɑ, *ɑi 讀 *o, *oi。因爲限於發表的材料，例字難找，所以根據有限的材料分組把這些方言列表如下：

例字 / 粵語方言	*ai：牌太紫介艾	*ɑi：耐來再在財榮蓋開海愛	*uɑi：倍妹腿隊罪灰回
廣州	ai	ɔi	ui, œi（舌頭音聲母）
香港	ai	ɔi	ui, ɸi（舌頭音聲母）
海心	ai	oi	oi（唇音聲母）、ui fei（灰）
臺山	ai	oi	oi（唇音聲母）、ui foi（灰）
岑溪	ai	oi	ui
容縣	ai	ɔi	ui
藤縣	ai	ɔi	ɸi
賓陽	ai	ai（舌頭音聲母） ö（舌根音喉音聲母）	ui
蒼梧	ai	ɔi	ɔi
思賀	ai	oi	oi
石南	ɔi	ɔi（舌頭音聲母） ui（舌根音喉音聲母）	ui

例字 / 客家方言	*ai：排柴債晒乃賴艾	*ɑi：臺待袋來改蓋海愛	*uɑi：倍堆腿罪灰回會
梅縣	ai	ɔi	i（唇音聲母）、ui fi（灰）
沙頭角	ai	oi	ui, fui（回會） foi（灰）
大鵬	ai	oi	oi（唇音聲母）、ui、foi（灰）
下洋	ai	oi	oi（背退會灰） ei（杯堆最回）
桃園	ai	oi	oi（背堆灰） ui（對最罪會回）
楊村	ai	oi	oi（壞堆灰） ui（倍罪內會回）
涼水井	ai	oi	oi（背退會灰） ei（杯回） uei（對推腿罪）

例字 / 方言	*ai：牌買債界鞋拜擺	*ɑi：代袋在菜該蓋開害愛	*uɑi：倍背貝梅對隊兌最罪灰回會
臨川	ai	ai(舌頭音聲母) oi(舌根音喉音聲母)	i（鼻音聲母）、ui、fəi（灰回）
醴陵	ai	oi	ei
攸縣	ai	oi（帶賴）	ui, hui（灰會）
貴溪	ai	ai（舌頭音聲母） oi（舌根音喉音聲母及袋白）	oi, foi（灰）
高安	ai	ɛi	ɛi（背倍梅最白灰會） uɛi（會） y（對隊兌內最文罪）

福建萬安客家方言（張振興1984）和這篇文章裏講的其他客家方言有點儿不同，就是 *ai 和 *ɑi 的讀音沒有 *ai 和 *oi 對立的痕跡。同時 *ai 讀成單元音 a，也是與上面所說的那些客家方言不同的地方。

*ai	*ɑi	*ai	*ɑi	*uɑi	*uai
敗 pa	泰 tha	派 phai	代 tai	貝 pai	怪 kuai
寨 tsa	蔡 tsha	楷 kai	賽 sai	灰 fai	快 khuai
債 tsa	賴 la		奶 nai	會 fai	
齋 tsa	災 tsa		該 kai	堆 tai	
介 ka	再 tsa		海 hai	推 thai	
	在 tsa		亥 hai	退 thai	
	采 tsha		害 hai	最 tsai	
			哀 ai	罪 tsai	

福建長汀客家方言（羅美珍1982）中 *ai 和 *ɑi 讀成 æ, e, ue。這種現象也沒有 *ai 和 *oi 對立的痕跡，並且不讀複合元音，讀成單元音。

*ai	*ai	*ɑi	*uɑi	*uɑi
擺 pæ	牌 phe	代 thue	背 pue	倍 pe

拜 pæ	買 me	待 thue	妹 mue	配 phe
債 tsæ		袋 thue	罪 tshue	開會 fe
界 kæ		菜 tshue	會計 khue	
鞋 hæ		改 kue	會不會 vue	
		開 hue		
		海 hue		
		害 hue		
		嬡 ʔue		

吳語方言中很多複合元音都讀成單元音。*(u)ai 丟掉了韻尾，或讀成前 a（平陽、溫州、溫嶺、紹興、寧波、金華），或讀成後 ɑ（蘇州市、上海市、松江、海門、崇明、常熟、常州市、無錫、嘉定）。武義方言中前 *ai 讀 ia，後 *ɑi 讀 a。這些吳語方言中沒有前 a 和後 ɑ 的對立，有些方言有 aʔ 和 ɑʔ 的對立（蘇州市、海門），或者 ã 和 ɑ̃ 的對立（蘇州市、上海市、松江、常熟、嘉定）。無錫市也有 aʔ 和 ɑʔ 的對立，也有 ã 和 ɑ̃ 的對立。*ai 在吳語方言中讀前 a 或後 ɑ 正是切韻前 *a 和後 *ɑ 在吳語方言中讀成 *o 和 *u 的原因。切韻 *ai 在吳語方言中讀的較低，*ɑi 讀的較高，很少圓唇的痕跡。*ai 讀前 a 或後 ɑ，*ɑi 有種種讀法：1.複合元首：ai（金華）、æi（常州市）、ɛi（海門），2.單元音：ɛ（上海市、崇明、常熟、嘉定）、E（蘇州市、無錫市、溫州、紹興）、e（松江、溫嶺、平陽、寧波）。有的方言（寧波、平陽、溫州、海門、崇明、常熟、上海市、嘉定）*ɑi 和 *uɑi 讀的不同，有的方言（金華白、溫嶺、紹興、蘇州市、無錫市、松江、常州市）*ɑi 和 *uɑi 讀的沒有分別。武義吳語方言前 *ai 讀 ia：拜讀 pia，排讀 bia，買賣讀 ẖmia，界解讀 tšia，揩讀 tšhia，鞋讀 ẖia，外讀 ẖŋia，聲根音喉音聲母多顎化。其他吳語方言像蘇州市、上海市、嘉定、松江、海門、無錫市、常州市、金華、寧波、紹興諸方言中，舌根音喉音聲母和前 *ai 拼合（例如街階屆等字）都有文白兩讀，文讀顎化，白讀不顎化。

例字 / 吳語方言	*ai：擺買太奶賴界	*ɑi：臺待袋耐來再在財菜改蓋開海害愛	*uɑi：杯背對隊腿最罪內雷灰回會
寧　波	a	e	Ei, huei (灰)
平　陽	a	e	ai, fai (灰)
溫　州	a	E	ai, fai (灰)
海　門	ɑ	Ei	ei, huei (灰)
崇　明	ɑ	ɛ	ei, huei (灰)
常　熟	ɑ	ɛ	E, huE (灰)
上海市	ɑ	ɛ	e,ɸ (最罪又)、hue (灰)
嘉　定	ɑ	ɛ	ie (杯內)、ɤ (對猜最罪)、hue (灰)
金　華白	a	ai	ai, huei (灰)
溫　嶺	a	e, ie (蓋開)	e, huɸ (灰)
紹　興	a	E	E, huE (會)
蘇州市	ɑ	E	E, huE (灰)
無錫市	ɑ	E	E, huE (灰)
松　江	ɑ	e	e, hue (灰)
常州市	ɑ	æi	æi, huæi (灰)

另外有些各別的方言零星的散布在安徽（績溪嶺北、休甯、太平）、湖北（通山）、湖南（雙峯、湘鄉）幾省。在這些方言中切韻前 *ai 和後 *ɑi 也有分別。這些分別可以歸納如下表：

例字 / 方言	通山	績溪嶺北	休甯	太平	雙峯	湘鄉
*ai：敗買帶賴矮艾鞋蟹	a	a	a	a	a	a
*ai：齋債寨柴豺	a	æ	a	a	a	a

*ɑi：臺待代袋	œ	æ	o	ɛ台 ie袋	ue	uai
*ɑi：蔡(泰)菜(哈)	a	æ	o才	ie 菜	ie	ai
*ɑi：該蓋開愛	œ	æ	uɤ	ie	ue	uai
*uɑi：貝背配	ai	æ	ɤ	ie	ie	ai
*uɑi：對隊兌	ai	æ	o	ie 對	ue	uai
*uɑi：灰回會	fai	huæ	huɤ	šie 灰	hue, hue	huai

湖南桂東酃縣方言中切韻前 *ai 和後 *ɑi 合流，桂東方言讀æ，酃縣方言讀 e。可是在舌根音喉音聲母後邊 *ai 讀開口，ɑi 讀合口，所以皆街 (*kai) 在桂東方言中讀 kæ，在酃縣方言中讀 ke；該蓋 (kɑi) 在桂東方言中讀 kuæ，在酃縣方言中讀 kue。

很多漢語方言中切韻前 *ai 和後 *ɑi 都合流了，後 *ɑi 向前 *ai 靠攏。這些方言分佈在北方、西北、西南、東北、安徽的大部分、江蘇的北部、湖北的大部分、湖南的大部分和江西的小部分。在這些方言中齋柴和再在同韻，皆界和該蓋也同韻。在這些方言中 *ai/ɑi 或仍然讀成複合元音，或讀成單元音，據現在發表的材料看來，有下列幾種可能：

複合元音

ai 武昌、漢口、枝江、來鳳、鍾祥、石門、蘄春、孝感、黃安、長沙、桃源、汝城、江華、宜章、常德、臨澧、祁陽、桑梓、寧遠、永明、華容、臨湘、綏寧、祿豐、蒙自、貴陽、桂林

ae 羅次、元謀、永勝、陸良

aɛ 鄧川

ɛi 沅陵

ei 鳳儀

單元音

a 南通市、大冶、寧鄉、祥雲、新平、石屏

æ 茶陵、衡山、安仁、安化、新化、彌渡、寧洱

ɛ 溆浦、昆明、呈貢、蘭坪

ə 常寧、耒陽、酃縣、麻陽

另外有些方言中 *ai 與舌根音喉音聲母結合後發生顎化作用，發生之介音，聲母顎化，有時元音升高。這種顎化作用大概最早發生在北方。客家方言來自北方，在梅縣客家方言（橋本萬太郎 1973）中有八個 *kai 字（階街介界芥屆戒解）都讀成 kjiai。在這些發生顎化作用的方言中本來是 *kai 和 *kɑi 的對立，成了下列的對立情形。有時顎化作用沒有把所有的 *ai 韻帶舌根音喉音聲母的字都改換過來。例如街鞋等字沒有顎化。

tšiai 和 kai　棗陽（hai 鞋）、安陸（kai 街、hai 鞋）
tšiɐe 和 kɐe　南京市（tšie又 街階）
ciaɛ 和 kaɛ　烟臺
tšiæ 和 kæ　新海連市、陽新（hæ 鞋）、安仁（kæ 屆、hæ 鞋）
tšiɛ 和 kɛ　靈寶、徐州市、蕪湖方村（kɛ 街）
tšiᴇ 和 kᴇ　合肥
tšiɛ 和 kai　太原、邳縣
tšie 和 kai　瀋陽
tšiə 和 kai　濟源
cie 和 kai　榮成
tšiæ 和 kɛ　濟南
tšie 和 kɛ　西安、蘭州
tši文 和 kɛ　西寧

句容、揚州市、高郵、鹽城、淮陰、泰州、如皋諸方言中 *kai 有文白兩讀 tšiɛ 和 kɛ。

有些方言顎化作用只影響到少數字，例如：

tšiai 和 kai　漢川（tšiai 偕諧介，šiai 懈）、沔陽（tšiai 解介界械）、天門（tšiai 解介解）、利川（šiai 諧）、隨縣（tšiai 皆介界戒械、šiai 偕諧）、雲夢（tšiai 解介、šiai 諧）、石首（šiai 偕諧）、通城（tšiai 階、šiai 偕諧）、蒲圻（šiai 偕諧鞋）、監利（šiai 偕諧）、資興（šiai 諧鞋）、平彝（šiai 偕諧）、鶴慶

（tšiai 戒械、šiai 偕諧懈）、保山（šiai 偕諧）

tšiæ 和 kæ　咸寧（šiæ 偕諧）、崇陽（šiæ 諧）、銅陵（tšiæ 皆階、žiæ 偕諧解懈）、麗江（šiæ 偕諧）

šiɛ 和 kɛ　宜良（šiɛ 偕諧）

šie 和 ke　賓川（šie 偕諧）

在這些方言中日常用的口語字像街鞋等採取白讀，不受顎化作用的影響，比較文雅的辭彙像偕諧等採取文讀，受顎化作用的影響。四川方言（四川大學1960）中列舉了廿五個方言點，街字都不顎化，諧字都顎化。會理、西昌、寧南這三個方言所有的 *ai 帶舌根音喉音聲母的字（街諧解皆界）都不顎化。解字在渠縣、自貢方言中都有兩讀 tšiɛi 和 kai。皆字在眉山、射洪、南溪、雅安、渠縣、遂寧、南江、黔江、青川、重慶、自貢方言中都顎化，皆字在榮縣方言中有兩讀 tšiɛi 和 kai。

在這些切韻前 *ai 和後 *ɑi 合流的方言中，切韻咍韻（*əi）和泰韻開口（*ɑi）讀的相同，切韻灰韻（*uəi）和泰韻合口（*uɑi）都讀成 *uei。唇音聲母後邊很少保存合口介音，大多數讀 *ei。舌頭塞音聲母後邊和舌頭塞擦音擦音聲母後邊有的方言中丟掉了合口介音。舌根音喉音聲母後邊永遠保持合口介音；清喉擦音合口聲母在有的方言中讀成唇齒擦音 f。有少數方音舌頭塞擦音擦音聲母和合口介音連在一塊儿讀成顎化聲母 tšy 或者 tši。

唇音	舌頭塞音	舌頭塞擦音擦音	舌根音喉音	方言
puei	tuei	tsuei	huei	汝城
pei	tuei	tsuei	huei	北京市、枝江、沅陵、華陽、羅次、祿豐、祥雲、鳳儀、貴陽、蘭州、西寧
p$\widetilde{ei}$	tu$\widetilde{ei}$	ts$\widetilde{uei}$	hu$\widetilde{ei}$	彌渡
pei	tuei/y	tsuei/tšy	huei	如皋
pe	tuei	tsuei	huei	寧洱
pɛ	tuei	tsuei	huei	呈貢（貝＝敗）

pei	tuei	tsuei	fei	江華
pei	tuei	tšyei	huei	宜章
pei	tuei	tšyei	fei	來鳳
pei	tei	tsuei	huei	武昌、常德
pĩ	tĩ	tsuei	huei	鹽城
pei	tei	tsei	huei	邳縣、新海連市、淮陰、蕪湖方村、漢口、臨澧、永勝
pei, pi	tei	tsei	fuei	益陽
pei	tei	tsei	fei	長沙
puəi	tuəi	tsuəi	huəi	鄱縣
pəi	tuəi	tsuəi	huəi	濟源、南京市、祁陽、鄧川、元謀
pəi	tuəi	tsuəi	fəi	寧遠
pi	tuəi	tsuəi	fi	永明
pıi	tuəi	tsuəi	huəi	揚州市
piĩ	tuəi/y	tsuəi/tšy	huəi	高郵
pei	tuə̃i	tsuə̃i	huə̃i	洱源
pəi	təi	tsuəi	huəi	鍾祥、桑植
pəi	təi	tsəi	huəi	句容、石門、溆浦、桂林（？）
pəi	təi	tsəi	fəi	桃源
pi	tui	tsui	hui	耒陽
pi	tui	tsui	fi	常寧
pe	tui	tsui	hui	安仁
pəi	tui	tsui	hui	南昌
pi	tui	tšyi	hui	麻陽
pi	ti	tsi	fi	平江
pi	ti	tši	huəi	蘄春
pi	ti	tši	hui文 huai白	奉新

pi	ti	tši	huei	孝感、華容
pi	ti	tši	fi	通城、崇陽
pi	ti	tši	fei	蒲圻、安化
pi	ti	tši	fəi	黃安、臨湘
pe	tue	tsue	hue	徐州市、贛縣、昆明、新平、石屏
pe	tue	tšye	hue	蒙自
pe	te	tšye	hue	南通市
pe	te	tse	hue	銅陵、茶陵、陸良
pe	te	tse	fe	綏寧
pe	te	tse	fui	新化
pɛ	tuɛ	tsuɛ	huɛ	蘭坪
pɛ	tɛ	tsɛ	fuɛ	寧鄉
pai	tai	tsai	huai	大冶
pai	tai	tsai	fai	通山、衡山

三、前 *am/p 和後 *ɑm/p

前 *am 包括切韻咸銜韻字，咸銜兩韻混用不分，在經典釋文中可以看得出來（王力經典釋文反切考龍蟲並雕齋文集3.191-192）。後 *ɑm 有兩個來源：第一個來源是切韻的談韻(*ɑm)，第二個來源是切韻的覃韻(*əm)。談覃的分別在有些漢語方言中還保存著，尤其是在舌頭音聲母的後邊。粵語方言客家方言中切韻的談覃無別，舌頭音聲母字讀的都與前 *am 相同。粵語方言中廣州、香港、賓陽、蒼梧、岑溪、容縣、思賀、石南、藤縣都分前 *am 和後 *ɑm。海心、臺山、鬱林、南寧平話沒有前 *am 和後 *ɑm 的分別。客家方言中像梅縣、沙頭角、大鵬、桃園、下洋、長汀、楊村、涼水井都沒有前 *am 和後 *ɑm 的分別。萬安客家方言也沒有前 *am 和後 *ɑm 的分別，都讀成 eŋ。有些江西方言中談韻字和覃韻字在舌頭音聲母後邊有時讀的不同。談韻字在舌頭音聲母後邊讀成 *am，覃韻字在舌頭音聲母後邊有的讀

*am，有的讀 *ɑm（南昌方言的雙唇鼻音韻尾轉讀成舌頭鼻音，貴溪方言的雙唇鼻音韻尾轉讀成舌根鼻音）。

例字 / 方言	耽	貪	潭	譚	罈	探	南	男	簪	參	慘	蠶	婪
奉新	tom	thom	thom	thom		thom	lom	lom	tsom		tshom	tshom	
高安	tam	thom 文 hom 白	hom	tham	hom	thom	lom	lom	tsom	tshom	tshom	tshom	
臨川	tɑm	thom	thɑm	thɑm		thọm	lɑm	lɑm	tsom	tshɑm	tshɑm	tshom	lom
南昌		thon	than 楊	than		thon	lan	lan	tson 楊	tshan	tshan	tshon	
貴溪	taŋ	thaŋ		thaŋ		thaŋ	naŋ	naŋ		tshaŋ	tshaŋ	tsheŋ	

江西方言像奉新、高安、臨川、南昌、貴溪都有前 *am 和後 *ɑm 的分別。在這些方言中 *am 讀 *am，*ɑm 讀 *om（貴溪例外）。

切韻談韻和覃韻的分別在江蘇常熟方言中可以清清楚楚的看得出來，切韻覃韻字（譚探南男蠶慘感堪函含暗）都讀 əŋ 韻，和切韻痕登韻相同（另外有柑談敢談岸寒也讀 əŋ 韻）。何大安南北朝韻部演變研究（32頁）說：「覃韻在南北朝時是獨立成部的」。在別的吳語方言中談韻在舌頭音聲母後邊都讀成 *am、覃韻在舌頭音聲母後邊仍然讀 *ɑm，這個 *ɑm 讀的和 *(u)ɑn 相同；在分 *ɑn 和 *uɑn 的吳語方言（海門、崇明、嘉定、松江）中，*ɑm 讀的和 *an 相同。這似乎暗示吳語方言在鼻化作用發生之前還有雙唇鼻音韻尾。*ɑm 的雙唇韻尾與合口介音不能並存。可是前 *am 和前 *an 合拼，沒有留下任何痕跡，吳語方言也有前 *am 和後 *ɑm 的分別。

例字 / 方言	貪	探	男南	參慘	蠶	敢感	堪	甘柑	函	含	暗	盤
蘇州市	thɸ	thɸ	nɸ	tshɸ	zɸ	kɸ	khɸ	kɸ	hɸ	hɸ	ɸ	bɸ
上海市	thɸ	thɸ	nɸ	tshɸ	zɸ	kɸ	khe	kɸ	hɸ	hɸ	ɸ	bɸ
平陽	thɸ	thɸ	nɸ	tshɸ	zɸ	kɸ	khɸ	kɸ		hɸ	ɸ	bɸ
溫州	thɸ	thɸ	nɸ	tshɸ	zɸ	ky	khɸ	ky		hɸ	ɸ	bɸ

溫　嶺			nɸ		zɸn						
無錫市	tho	tho	no	tsho	zo	ko	kho	ko	ho	ho	o	bo
常州市	thɤ	thɤ	nɤ	tshɤ	zɤ	kɤ	khɤ	kɤ	hɤ	hɤ	ɤ	bɤ
武　義			hnɤ		zɤ							
海　門	thie	(thɛ)	nie	tshe	ze	kie	khie	kie	hie	hie	e	bie
崇　明	thie		nie	tshe	ze					hhie	e	bie
嘉　定	thie	thie	nie	tshie	zie	kie	khie	kie	hie	hie	ie	bie
松　江	the	the	ne	tshe	ze	ke	khe	ke	hiɛ	he	e	be
金　華	the	the	hne	tshe 參	ze	ke	khe	ke		he	e	bue
寧　波	thEi	thEi	nEi	tshEi 參	zEi	ki	(khɛ)	ki	hEi, he	hEi, he	e	bu

在少數其他區分前 *an 和後 *ɑn 的方言（黃梅方言是例外）中，切韻覃韻字與後 *ɑn 合流（黃梅方言中，與 *uan 合流）。在有些這種方言中連舌頭音聲母的覃韻字也歸入 *ɑn 韻（當然有少數例外字與 *an 合流），下表可以說明這種現象。

例字 / 方言	貪	探	南	慘	蠶	感	敢	含	暗
黃　梅	thon		nan	tshon		kan	kan	han	ŋan
平　江	thon		lon	tshon		kon	(kan)	khon	ŋon
岳　陽	thon		non	(tshan)			kon	(han)	ŋon
臨　湖	thon		non	(dzan)			kon	hon	ŋon
蕪湖方村	thõ	thõ	nõ		shõ				ŋõ
銅　陵	thõ	thõ	nõ	tshõ	zõ	kũ	kũ	hũ	ŋũ
如　皋	thũ	thũ	nũ白	tshũ白	tshũ白	kũ	kũ	hũ	ũ白
泰　州			nũ白		tshũ白			hũ白	ũ白
南通市	thỹ	thỹ	nɛ̃ỹ	tšhỹ	tšhỹ	kũ	kũ	hũ	ũ
陽　新	thɶ̃		nɶ̃	tshɶ̃		kɶ̃	kɶ̃	hɶ̃	ŋɶ̃

通	山	thɶ̃		nɶ̃			kɶ̃	kɶ̃	hɶ̃	ŋɶ̃
崇	陽	thɤ		nɤ	zɤ		kɤ	kɤ	hɤ	ŋɤ

其餘的方言中雙唇鼻音韻尾都與舌頭鼻音韻尾合流，可以與下節同時討論。雙唇鼻音韻尾的轉變成爲舌頭鼻音韻尾最早被人注意是由於唐宋以來北方話變成普通官話。這種普通官話裏沒有雙唇鼻音韻尾，是在中原一帶慢慢成長起來的，後來漸漸推行到西北、西南、東北、安徽、江蘇、湖北、湖南、江西（參看楊耐思近代漢語 -m 的轉化，語言學論叢 7.16-26, 1981）。其實雙唇鼻音韻尾轉變成爲舌頭鼻音韻尾早在漢朝秦隴一帶和蜀郡就已經發生了，不過僅憑少數韻文通押的例證，羅常培周祖謨的漢魏晉南北朝韻部演變研究第一分册裏沒敢確定的說。可是在不止一處，羅先生和周先生提到從 -m 變成 -n 的可能（見 53, 61-62, 62, 88, 88, 93, 99, 99, 99頁）。

前 *ap 包括切韻洽狎韻字，洽狎兩韻混用不分，在經典釋文中可以看得出來（王力經典釋文反切考龍蟲並雕齋文集 3.192）。後 *ɑp 有兩個來源：第一個來源是切韻的盍韻（*ɑp），第二個來源是切韻的合韻（*əp）。粵語方言客家方言中盍合兩韻舌頭音聲母的字都讀入 *ap 韻。粵語方言中廣州、香港、賓陽、蒼梧、岑溪、容縣、思賀、石南、藤縣分前 *ap 和後 *ɑp。海心、臺山、鬱林、南寧平話沒有前 *ap 和後 *ɑp 的分別。客家方言像梅縣、沙頭角、大鵬、桃園、下洋、楊村、涼水井都沒有 *ap 和 *ɑp 的分別。例如甲（*kap）和鴿（*kɑp）在梅縣、大鵬、桃園、楊村等方言中都讀 kap；在涼水井方言中都讀 ka?；在長汀方言中甲讀 ka，鴿讀 ko；在萬安方言中甲讀 ko，鴿讀 kau。沙頭角客家方言中匣合盒嗑都讀 hap。江西方言像奉新、高安、臨川、南昌、貴溪都有前 *ap 和後 *ɑp 的分別。這些方言中，和粵語方言一樣，都是前 *ap 讀 *ap，後 *ɑp 讀 *op。奉新高安方言中盍合韻在舌頭音聲母後邊有分別，盍韻字讀 *ap，合韻字讀 *ɑp。南昌方言中雙唇塞音轉讀舌頭塞音。貴溪方言中雙唇塞音讀喉塞音，雜合讀 e?。

例字 / 方言	狹	臘	踏	塔	搭	答	雜	納	合
奉新	hɑp	lɑp	thɑp	thɑp	tɑp	top	tshop	lop	hop
高安	hɑp	lɑp	thɑp	thɑp	tɑp	top	tshop	lop	hop
臨川	hɑp	lɑp	thɑp	thɑp	tɑp	tɑp	tshɑp	lɑp	hop
南昌	hat甲	lat	that	that	tat	tat	tshat	lat	hɔt
貴溪	haʔ	laʔ	thaʔ	thaʔ	taʔ	taʔ	tsheʔ	naʔ	heʔ

切韻的盍韻和合韻的分別在吳語方言中還可以看得出來，在舌頭音聲母後邊，盍韻字讀 *ap，合韻字讀 *ɑp。 *ap 與 *at 合流， *ɑp 與 *ɑt 合流。

例字 / 方言	at*	*dɑt	*ap	盍 *ɑp>*ap					合 *əp>*ɑp					*kɑt
	瞎	達	匣	臘	踏	塌	塔	搭	答	雜	納	鴿	合	割
常熟	hɑʔ	dɑʔ	hɑʔ	lɑʔ	dɑʔ	thɑʔ	thɑʔ	tɑʔ	təʔ	dzəʔ	nəʔ	kəʔ	həʔ	kəʔ 文 koʔ 白
常州市	hɑʔ	dɑʔ	hɑʔ	lɑʔ	dɑʔ	thɑʔ	thɑʔ	tɑʔ	tɑʔ	zaʔ	nəʔ	kəʔ	həʔ	kəʔ
嘉定	hɑʔ	dɑʔ	hɑʔ	lɑʔ	dɑʔ	thɑʔ	thɑʔ	tɑʔ	təʔ	zəʔ	nəʔ	kəʔ	həʔ	koʔ
上海市	hɑʔ	dɑʔ	hɑʔ	lɑʔ	dɑʔ	thɑʔ	thɑʔ	tɑʔ təʔ	tɑʔ təʔ	zɑʔ zəʔ	nɑʔ nəʔ	kəʔ	həʔ	kəʔ
海門	haʔ	daʔ	haʔ	laʔ	daʔ	thaʔ	thaʔ	taʔ	taʔ	dzəʔ	nəʔ	kəʔ	həʔ	kəʔ
崇明			haʔ		daʔ		thaʔ		taʔ	dzaʔ			hhəʔ	
蘇州市	haʔ	daʔ	haʔ	laʔ	daʔ	thaʔ	thaʔ	taʔ	taʔ	zəʔ	nəʔ	kəʔ	həʔ	kəʔ
無錫市	haʔ	daʔ	haʔ	laʔ	daʔ	thaʔ	thaʔ	taʔ	taʔ təʔ	zəʔ	nəʔ	kəʔ	həʔ	kəʔ
松江	hɛʔ	dɛʔ	hɛʔ	lɛʔ	dɛʔ	thɛʔ	thɛʔ	tɛʔ	təʔ	zəʔ	nəʔ	kəʔ	həʔ	kəʔ
武義		duɑ		hluɑ			thuɑʔ	ʔluɑ	ʔlɤʔ	zɤ	hnɤ		hɤ	kɤʔ
溫嶺			həʔ	ləʔ	dəʔ		thəʔ	təʔ		zɸʔ			həʔ hiʔ	tši ʔ
溫州	ha	da	ha	la	da	tha	tha	ta	tɸ	zɸ	nɸ	kɸ	hɸ	kɸ

平	陽	hɔ	dɔ	h̲ɔ	lɔ	dɔ	thɔ	thɔ	tɔ	tɸ	zɸ	nɸ	kɸ	h̲ɸ	kɸ
金	華	hwua 白	dua 白	h̲wua 白	lua 白	dwua 白	tha? 文	thwua 白	tua 白	tua 白	ze 白	na? 文	ke 白	h̲e 白	ke 白
紹	興	-æ?	-æ?	-æ?				-æ?				-æ?	-e?		-e? 渴
寧	波	ha?	da?	h̲a?	la?	da?	tha?	tha?	ta?	ta?	dza?	na?	ka?	h̲a?	ka?

其他方言仍然分別切韻盍韻字和合韻字的有平江和銅陵兩個方言。

例字 / 方言		恰	臘	踏 塔	答	雜	納	鴿	合
平	江	kha?	la?	tha?	to?	tsho?	no?	ko?	ho?
銅	陵	tšhio	lɒ	thɒ	tɒ	zɒ	næ	kæ	h̲æ

湖北通城方言有 al（甲白 鴨白 揷雜答搭箚塔納臘）與 ol（鴿合盍）之別，這種分別代表前 *ap 和後 *ɑp 的分別，*ɑp 只限於舌根音喉音聲母字。

四、前 *an/t 和後 *ɑn/t

前 *an 包括切韻山刪韻，山刪混用不分在經典釋文中已經可以看得出來（王力經典釋文反切考龍蟲並雕齋文集 3.174-175）。切韻寒韻舌頭音聲母字也讀入*an韻；可是海門崇明方言中把這些字讀成合口 *uɑn，所以沒有讀入 *an 韻。後 *ɑn 包括切韻寒韻字（舌頭音聲母字除外）。*uɑn 包括切韻桓韻字。

粵語方言像廣州、香港、海心、臺山、賓陽、蒼梧、岑溪、容縣、思賀、石南、藤縣諸方言中，前 *an 和後 *ɑn 有分別。*an 讀 an（臺山不分開合；鬱林石南讀ɒn；思賀 *kan 讀 ken, *kuan 讀 kuen）。*ɑn 讀 *on。南寧平話不分 *an 和 *ɑn，可是 *uɑn 讀 un。*uan 都在舌根音喉音聲母後邊，只有㘝（閂）字是捲舌擦音聲母字。*an 和 *uan 的演變非常一致。*uɑn 可以在唇音聲母後邊，也可以在舌頭音聲母後邊，也可以在舌根音喉音聲母後邊。在有些粵語方言中，因爲聲母不同而讀音各異，臺山石南兩方言中沒有這種分別（請看下表）。

方言＼例字	*kan (干)	*kuan 舌根音等(官)	*puan 唇音 (盤)	*suan 舌頭音 (酸)
臺山	kon	kon	phon	lhon
石南	kun	kun	phun	θun
岑溪	kon	kun	phun	θun
蒼梧	kɔn	kun	phun	θun
賓陽	kön	kun	phun	lhun
藤縣	kɔn	kun	pun	lhun
海心	ken	ken	hon	lhon
容縣	kon	kun	phun	lhyn
思賀	kon	kun	phun	θyn(?)
廣州、香港	kɔn	kun	phun	syn

客家方言像梅縣、沙頭角、大鵬、桃園、下洋、長汀、楊村、涼水井諸方言都分前 *an 和後 *ɑn。在鼻音聲母後邊 *pan 和 *puan 沒有分別，所以班板和盤半伴潘都讀 *an 韻。前 *an 讀 an（長汀方言中舌頭鼻音韻尾讀舌根鼻音），後 *ɑn 不分開合都讀 on（下洋方言讀 ɔn；長汀方言讀鼻化元音 ũ；下洋方言中，*kuan 和 *kuɑn 合流）。萬安方言不分 *an 和 *ɑn，都讀成 eŋ。許多江西方言（奉新、高安、臨川、南昌、貴溪）、湖北方言（通城、蒲圻、咸寧、通山、陽新、大冶、崇陽）、湖南方言（臨湘、平江、岳陽、醴陵、湘鄉、雙峯）、江蘇方言（泰州、如皋、南通市）和安徽方言（銅陵、蕪湖方村）中前 *an 和後 *ɑn 也有分別。

方言＼例字	*pan 班板	*kuan 關綰	*kan 間艱	*kɑn 干乾	*kuɑn 官寬	*puɑn 盤半	*suan 酸算
通城	pan	kuan	kan白 tšien文	kon	kuon	pon	son
臨湘、平江、岳陽	pam	kuan	kan	kon	kuon	pon	son
高安	pan	kuan	kan	kon	kuɛn	pɛn	son

奉新	pan	kuan	kan	kon	kuen	pen	son
臨川	pɑn	kuɑn	kɑn	kon	kuon	pon	son
南昌	pan	kuan	kan	kɔn	kuɔn	pɔn	suɔn
貴溪 醴陵	paŋ	kuaŋ	kaŋ	koŋ	kuoŋ	poŋ	soŋ
蕪湖 方村	pɑ̃	kuɑ̃	kɑ̃	hõ漢 hã漢	kõ	põ	sõ
銅陵	pã	kuã	tšiã	kũ	kuõ	põ	sõ
南通 市	pɑ̃	kuɑ̃	kã白 tšiẽ文	kũ	kũ	pũ	šỹ
泰州	pɛ̃	kuɛ̃	kɛ̃白 tšiẽ文	kũ	kũ	pũ	sũ
如皋	pẽ	kuẽ	kẽ白 tšiẽ文	kũ	kũ	pũ	sũ
蒲圻	pan	kuan	han關 tšian間	kœn	kuœn	pœn	sœn
咸寧、通山	pã	kuã	kã白 tšiã文	kœ̃	kuœ̃	pœ̃	sœ̃
陽新	pæ̃	kuæ̃	kæ̃白 tšiæ̃文	kœ̃	kuœ̃	pœ̃	sœ̃
大冶	pã	kuã	kã白 tšiã文	ke͡i	kue͡i	pe͡i	se͡i
湘鄉	pã	kuã	kã	kuẽ	kuẽ	piẽ	šyẽ
雙峯	pã	kuã	kã	kuɛ̃	kuɛ̃	piɛ̃	tuɛ̃端 suã酸
太平	pã板	kuã	kã碱	kɛ̃乾	kuɛ̃官	fɛ̃盤	sɛ̃酸
崇陽	pã	kuã	ka白 tšiẽ文	kɤ	kuɤ	pɤ	sɤ

上面這些方言中都有前 *an 和後 *ɑn 的分別。前 *(u)an 讀 *(u)an；實際上有種種變讀，例如臨川的 (u)ɑn，貴溪醴陵的 (u)aŋ，銅陵、咸寧、通山、大冶、湘鄉、雙峯、崇陽的 (u)ã，蕪湖方村、南通市的 (u)ɑ̃，陽新的 æ̃。泰州的 ɛ̃，如皋的 ẽ。後 *(u)ɑn 讀 *(u)on。*(u)on 的變讀更多：有 (u)ɔn（南昌），有 (u)oŋ（貴溪醴陵），有 (u)õ（蕪湖方村、銅陵），有 ũ（銅陵），有 ũ（南通市、泰州、

如皋），有 ỹ（南通市）；(u)œn（蒲圻）和 (u)œ̃（咸寧、通山、陽新中的元音 œ 是和 *o 地位差不多的圓唇前元音）。下面大冶方言中 *(u)ɑn 韻讀的和 *ən 相似，都讀 ẽi，廣濟、衡山、湘鄉、雙峯、黃梅、奉新、高安、益陽、安化都有*(u)ɑn和*ən 合流的現象，請看下表。在這些方言中 *ən 和 *əŋ 不分。

例字 / 方言	唇音聲母		舌根音喉音聲母				舌頭音聲母	
	*uɑn 盤半判	*ən 崩彭	*ɑn 干	*ən 跟根耕羹庚	*uɑn 換喚	*uən 橫	*uɑn 酸算端	*ən 僧生登
大冶	pẽi		kẽi		huẽi		sẽi	
廣濟	phɛ̃		kɛ̃		huɛ̃	huən	sõ	sɛ̃
衡山	pãi		kã	kãi	fãi	fʌŋ	sãi	
湘鄉	piẽ		kuẽ	kẽ	fẽ	fʌn	šyẽ	šiẽ
雙峯	piɛ̃		kuɛ̃	kiɛ̃	huɛ̃	huən	tuɛ̃	tiɛ̃
黃梅	pən		kan	kən	huan	huən	son	sən
奉新	pen		kon	ken	huen		son	sen
高安	pɛn		kon	kiɛn	uɛn		son	sɛn
益陽	pɤ		kã	kɤ	fuɤ	uən	sɤ	
安化	pɤ	pən	kã	kɤ	fɤ	uən	sɤ	

廣西南寧平話、江西贛縣方言、湖北嘉魚方言，湖南華容、通道、瀏陽、沅江、會同、湘潭、湘陰、寧鄉、長沙、南縣、安化、衡山方言、江蘇新海連市、揚州市、鹽城、高郵、淮陰方言和安徽合肥方言中合口 *uɑn 另有一種讀法，或讀 *uon（南寧平話），或讀 *on。*on 有種種變體：(u)en（嘉魚）、on（華容、通道、會同、湘陰）、õ（贛縣、長沙、南縣、淮陰、揚州市、鹽城）、ɔn（湘潭）、ɔŋ（沅江）、œ̃（湘陰）、$\tilde{\phi}$（沅江）、ũ（高郵、合肥）、ɯ̃（瀏陽）、ɤ（安化）、ãi（衡山），請參看下表。

例字 / 方言	唇音聲母	舌根音喉音聲母				唇音聲母	舌頭音聲母
	*an 板辦	*uan 關鰥慣	*an 間閑限	*ɑn 干漢	*uɑn 官觀棺	*uɑn 搬盤半	*uɑn 酸算
南寧平話	phan	kuan	kan	kan	kun	pun	sun
嘉魚	pan	kuan	kan白 tɕian文	kan	kuen	pen	sen
華容、通道	pan	kuan	kan	kan	kon	pon	son
會同	pan	kuan	tšien	kan	kon	pon	son
湘陰	pan	kuan	kan	kan	kon	pon	sɔ̃e
湘潭	pan	kuan	kan	kan	kɔn	pɔn	sɔn
沅江	pan	kuan	kan	kan	kɔŋ	pan	sɸ
贛縣	pã	kuã	šiã	hã	kõ	põ	sõ
寧鄉	pã	kuã	kã	kã	kon	pon	son
長沙、南縣	pã	kuã	kã	kã	kõ	põ	sõ
淮陰	pã	kuã	tšiã	kã	kõ	põ	sõ
新海連市	pɛ̃	kuɛ̃	tšiɛ̃	kɛ̃	kõ	põ	ʂõ
揚州市、鹽城	pɛ̃	kuɛ̃	kɛ̃白 tšiɛ̃文	kɛ̃	kõ	põ	sõ
高郵	pɛ̃	kuɛ̃	kɛ̃白 tšiɛ̃文	kɛ̃	kũ	pũ	sũ
合肥	pɛ̃	kuɛ̃	tšiĩ	kɛ̃	kũ	pũ	sũ
瀏陽	pã	kuã	kã	kã	kɯ̃	pɯ̃	sɯ̃
安化	pã	kuã	kã	kã	kuɤ	pɤ	sɤ
衡山	pã	kuã	kã	kã	kuãi	pãi	sãi

另外有幾個湖北方言（廣濟、監利、黃梅）和湖南方言（攸縣、新化、洞口黃橋、茶陵、酃陽、桂東、汝城）前 *an 和 *ɑn 的分別還沒有完全消失，還看得出一些殘留的痕蹟。

例字 / 方言	舌根音喉音聲母			唇音聲母		舌頭音聲母
	*uan/uɑn 關綰慣官棺觀	*an 間眼限	*ɑn 干漢	*an 板	*uɑn 盤半	*uɑn 酸算
攸縣	kuãi	kãi	hõ	pãi	põ	sõ
廣濟	kuɛ̃	han白 tšiɛ̃文	kɛ̃	pã	pɛ̃	sõ
監利	kuœn uan灣	kan白 tšiɛ̃文	kan	pan	pœn	sœn
新化	kɔ̃ kuã慣	ŋã白 ȵiɛ̃文	kã	pã	pɔ̃	sɔ̃
洞口黃橋	kõ關 khõ寬 uã灣	hã閑 ŋiæ̃眼	hã寒 kiæ̃干	pã	põ	sõ
黃梅	kuan	kan白 tšiɛn	kan	pan	pən	son
茶陵	kuã	kã	kã	pã	phɔ̃	sɔ̃
酃縣	kuã	kã	kuã	pã	pã	suã
桂東	kuã	kã	kuã	pã	puã	suã
汝城	kua	ka	ka干 hua漢	pã	pua	sua

湖南方言按照普通的說法有三種：湘方言、贛方言和官話方言，可是看不出來前 *an 和後 *ɑn 的演變和這種分類有什麼關連。上面已經討論過前 *an 和後 *ɑn 尚有分別的一些方言，下面是一些湖南方言其中前 *an 和後 *ɑn 已經合流了，後 *ɑn 向前 *an 靠攏。在這些方言中顎化作用非常微弱，最常見的受顎化作用影響的字是間字，間字有種種不同的顎化的讀法：tšian（常德、鳳凰）、tšien（臨澧、漢壽、邵陽、黔陽）、tšiaŋ（臨武、嘉禾、藍山）、tšiæŋ（桂陽）、tšiã（澧縣、常寧、永綏、瀘溪、麻陽）、tšiɛ̃（龍山、沅陵、綏寧）、tšiẽ（零陵、大庸、芷江、乾城、辰谿）。有些湖北方言（竹谿、竹山、羅田、英山、浠水、漢陽、漢川）中 *kan 有不受顎化與受顎化兩讀，其他湖北方言像武昌、漢口等地的方言 *kan 都已經完全顎化了。安徽績溪嶺北方言 *kan 有 kã 和 tšiã 兩讀。下面是這些方言中種種不同的

變讀。

an, uan　桃源、慈利、臨澧、安鄉、漢壽、黔陽、邵陽、常德、石門、古丈、靖縣、新寧、鳳凰

an, uen　衡陽

an, uon　晃縣

aŋ, uaŋ　郴縣、資興、桂陽、新田、臨武、東安、永明、嘉禾、藍山

ã, uã　澧縣、祁陽、常寧、寧遠、耒陽、安仁、永興、龍山、宜章、零陵、道縣、江華、桑植、大庸、永順、保靖、永綏、沅陵、瀘溪、芷江、麻陽、乾城

ɛ̃, uɛ̃　綏寧（干 tšiɛ̃、安 iɛ̃）

ẽ, uẽ　辰谿

a, uɑ̃　武岡

ɛi, uɛi　溆浦

大多數的官話方言中前 *an 和 後 *ɑn 都合流了，後 *ɑn 向前 *an 靠攏。*uan 和 *uɑn 也合流了。所以班和搬同韻，閂和酸同韻，關和官同韻，間和干有時讀音相同，有時不同。前 *an 在舌根音喉音聲母後邊有時發生顎化作用，同時元音可能向前向上移動，所以 *kan 和 *kɑn 的讀音就會不同了。*kan 在漢語方言中顎化的可能性最高，許多方言中 *kai 沒有發生顎化作用，而 *kan 卻倒發生了顎化作用。下面是 *kan 受顎化作用的影響，*kɑn 不受顎化作用的影響，在現代官話方言中對比的大致情形。

元音不升高

tšian : kan　濟源、成都（字滙）

tšiã : kã　邳縣、西寧、桂林

tšiæ̃ : kæ̃　徐州

tšiɛ̃ : kɛ̃　蘭州

tšiæ : kæ　麗江

元音升高

tšiɛn : kaŋ	嵩明	tšiɛ̃ : kɛ̃	雅安
tšien : kan	北京、峨嵋（陳郝）	tšiẽ : kaŋ	玉溪、建水
tšien : kaŋ	保山	tšiẽ : kɑ̃	南京市
tšien : kã	會澤	tšiẽ : kã	昆明、峨山、峨嵋(四川大學)
tšiən : kan	維西	tšiĩ : kaŋ	瀾滄
tšin : kan	江陵	tšiĩ : kã	句容
tšin : kaŋ	鎮康	tšĩ : kaŋ	蒙自
tšin : kã	雙柏	tšĩ : kã	緬寧
tšiɛ̃ : kaŋ	廣通	tšiɛi : kaŋ	鄧川
tšiɛ̃ : kã	楚雄、景東	tšie : kã	蒙化
		tšie : ka	呈貢

吳語方言中低元音後邊的鼻音韻尾 *-m、*-n 都消失掉了。前 *am 和前 *an 有相同的變化：有些方言中有鼻化成分，例如紹興東頭埭方言中讀成 æ̃，其他方言中把鼻音韻尾完全丟掉了，讀成單純元音，金華、溫州、崇明讀 a，溫嶺、寧波、無錫市、上海市、常州市、常熟、松江、嘉定、海門讀 ɛ，蘇州市讀 E，平陽讀 ɔ，武義讀 uo。*an 韻和舌根音喉音聲母拼合在有些字中發生顎化作用。

例字＼方言	常熟	海門	嘉定	無錫市	常州市	蘇州市	上海市	松江
間	kɛ白 tšiE文	kɛ白 tšie文	kɛ白 tšie文	kɛ白 tšiɪ文	kɛ白 tšiɪ文	kE白 tšiɪ文	kɛ白 tši文	kɛ白 tši文
簡	tšiE	tšie	tšie	tšiɪ	tšiɪ	tšiɪ	tši	tši
陷	hiE	hie	hie	hɛ白 hiɪ文	hɛ白 hiɪ文	hiɪ	hɛ白 hi文	hɛ

*uan 多半在舌根音喉音聲母後邊，不發生顎化作用，演變和 *an 韻大致相同。平陽方言 *an 和 *uan 都讀 ɔ。金華、溫嶺、武義方言中 *kuan 和 *kuɑn 沒有分別。*uan 讀和捲舌擦音聲母拼合，有一個櫞（閂）字讀的或者和酸（suɑn）字同韻，

或者和川（*tšhiua/an）字同韻（見下表）。

例字 / 方言	閂	酸	川	例字 / 方言	閂	酸	川
無錫市	sɸ	sɸ	tshɸ	平陽	sɸ	sɸ	tšhyɸ
常州市	sɤ	sɤ	tshɤ	寧波	šioy	šioy	tšhioy
常熟	ʂɤ	sɤ	tʂhɤ	松江	se	sɸ	tshe
上海市	sɸ	sɸ	tshɸ	嘉定	sie	sɤ	tshie
蘇州市	sɸ	sɸ	tshɸ	紹興		$\tilde{\phi}$	ẽ
海門	sɸ	sɸ	tshɸ	金華	šye	se	tšhye
溫州	sɸ	sɸ	tšhy				

*am 和 *an 的演變也大致相似。鼻音韻尾丟掉，有些方言還有鼻化作用，大多數方言中都讀單純元音，後元音 *a 升高，上升的方向有向前向後，又有圓唇與不圓唇的分別。所以在吳語方言中有四種讀法：後元音圓唇 o，後元音不圓唇 ɤ，前元音圓唇 ɸ，前元音不圓唇 e。根據 *an 韻演變的情形，吳語方言可以分成兩大類。第一類是 *an 和 *uan 讀的相同，只有在舌根音喉音聲母後邊有開合之分。這類吳語方言有無錫市、常州市、常熟、蘇州市、上海市、溫州、平陽、金華白、武義。

例字 / 方言	舌頭音聲母		舌根音喉音聲母			脣音聲母	舌頭音
	*am(談)*an 三難	*am(覃) 南蠶	*am(覃) 敢談暗	*an 看安	*uan 官歡	*uan 半	*uan 暖酸
無錫市	ɛ	o	o	o	o	o	o
常州市	ɛ	ɤ	ɤ	ɤ	uɤ	ɤ	ɤ
常熟	ɛ	əŋ	əŋ	ɤ	uɤ	ɤ	ɤ
蘇州市	E	ɸ	ɸ	ɸ	uɸ	ɸ	ɸ
上海市	ɛ	ɸ	ɸ	ɸ	ue	ɸ	ɸ
溫州	a	ɸ	y, ɸ	y, ɸ	y	ɸ	ɸ

平陽	ɔ	ɸ	ɸ	ɸ	yɸ	ɸ	ɸ
金華白	a	e	e	e	ua =*uan	ue	e
武義	uo	ɤ		ɤ	uo =*uan	uo =*an	ɤ

第二類吳語方言中 *an 和 *uan 讀音不同。*an 讀不圓唇的 e 或 ie，*uan 讀圓唇的 ɸ 或者不圓唇的 ɤ。這一類之中又可以分成兩小類。第一小類多半是浙江的吳語方言，在這些方言中看安這些字讀開口，半字讀合口。

例字 / 方言	舌頭音聲母		舌根音喉音聲母			脣音聲母	舌頭音聲母
	*am(談)*an 三難	*am(覃) 南蠶	*am(覃) 敢談 暗	*an 看安	*uan 官歡	*uan 半	*uan 暖酸
紹興東頭埭	æ̃ 淡膽	ẽ/ɸ̃ 南	ẽ 敢含	ẽ 看岸	uẽ/uɸ̃ 官歡	ɸ̃ 滿	ɸ 暖短
溫嶺	ɛ	ɛ南ɸ蠶		ie 看寒	uɸ 官換	ɸ	ɸ
寧波	ɛ	ɛi	i 敢 e 暗	i 看 e 安	u	u	ɸ 暖 iθy 酸

*am 韻和 *an 和舌根音喉音聲母拼合在溫州方言中有兩種讀法 y 或 ɸ，這些字在寧波方言中也有兩種讀法 i 或 e。可是溫州的 y 並不完全與寧波的 i 相當；溫州的 ɸ 也不和寧波的 e 完全相當。並且在什麼情形之下讀 y 或 i，在什麼情形之下讀 ɸ 或 e，也不清楚。第二小類多半是江蘇的吳語方言，在這些吳語方言中看安讀合口，半讀開口。在海門崇明方言中連切韻寒韻舌頭音聲母的字（除少數字像旦但等）都讀合口。欄字有文白兩讀，白讀合口 lɸ，文讀開口 lɛ。

例字 / 方言	舌頭音聲母			舌根音喉音聲母		脣音聲母	舌頭音聲母	舌根音喉音聲母
	*am (談) 三	*an (寒) 難	*am (覃) 南蠶	*am (覃) 敵暗	*uan (桓) 官歡	*uan (桓) 半	*uan (桓) 暖酸	*an (寒) 看安
松江	ɛ		e	e	ue	e	ɸ	ɸ
嘉定	ɛ		ie	ie	ue	ie	ɤ	ɤ
海門	ɛ	ɸ	ie 南 e 蠶	ie	ue	ie	ɸ	ɸ
崇明	a	ɸ	ie 南 e 簪	ie 含 e 暗	uie	ie	ɸ	ɸ

前 *at 包括切韻黠鎋韻，黠鎋韻混用不分在經典釋文中已經可以看得出來（王力經典釋文反切考龍蟲並雕齋文集3.175）。切韻曷韻舌頭音字也讀入 *at 韻（海門崇明方言也在此例）。後 *ɑt 包括切韻曷韻（舌頭音聲母字除外）。 *uɑt 包括切韻末韻字。

粵語方言像廣州、香港、海心、臺山、賓陽、蒼梧、岑溪、容縣、思賀、石南、藤縣諸方言中，前 *at 和後 *ɑt 有分別。鬱林方言不分 *at 和 *ɑt，都讀 ɒt。其他粵語方言中前 *at 讀 at（臺山不分開合，石南讀 ɒt，思賀八讀pet，刮讀kuet）。後 *ɑt 讀 *ot，有種種變體：臺山、岑溪、容縣、思賀讀 ot，廣州、香港、蒼梧、藤縣讀 ɔt，賓陽讀 öt，石南讀 ut。南寧平話不分 *at 和 *ɑt，都讀 at，可是 *uɑt 讀 ut。*uat 都在舌根音喉音聲母後邊，只有刷字是捲舌擦音聲母字。*at 和 *uat 的演變非常一致。 *uɑt 可以在唇音聲母後邊，也可以在舌頭音聲母後邊，也可以在舌根音喉音聲母後邊。在有些粵語方言中，因爲聲母不同而讀音各異，臺山、石南兩個方言中沒有這種分別。

例字 / 方言	舌根音喉音聲母		唇音聲母	舌頭音聲母
	*kat 割	*huat 活	*puɑt 撥	*thuat 脫
臺山	kot	uot	pot	hot
石南	kut	ut		thut
岑溪	kot	wut		thut
蒼梧	kɔt	ut		thut
賓陽	köt	hut		thut
藤縣	kɔt	wut	ʔbut	thut
海心	ket	uet		hot
容縣	kot	ut		thyt
思賀	kot	ut		thyt
廣州、香港	kɔt	wut	put	thyt

客家方言像梅縣、沙頭角、大鵬、桃園、下洋、長汀、楊村、涼水井諸方言中都分前 *at 和後 *ɑt。前 *at 讀 at（長汀、涼水井方言沒有舌頭塞音韻尾）。萬安殺 *ṣat 讀 sa，割 *kɑt 讀 ka。在鼻音聲母後邊 *pat 和 *puɑt 沒有分別，所八拔和撥潑同韻（潑長汀讀 phue，涼水井讀 phoʔ）。後 *ɑt 不分開合都讀 ot 或 ɔt。*uɑt 和喉擦音聲母拼合像活闊這些字，有讀唇齒擦音的可能，同時韻母也讀成前 *at。這種現象不見於相當的陽聲韻中，陽聲韻字像歡緩換喚還讀後 *ɑn。奉新、高安、臨川三個江西方言仍然保存著舌頭塞音韻尾，與雙唇塞音韻尾不混。

例字 / 方言	唇音聲母	捲舌音聲母	唇音聲母	舌音喉音聲母		舌頭音聲母
	bat 拔	*tṣhat 察	*phuɑt 潑	*khuɑt 濶	*khat 渴	*thuɑt 脫
梅縣	pat	tshat	phat	fat	hot	thot
沙頭角	phat	tshat	pat 鉢	fat	hot	thot
大鵬	phat	tshat	phat		hot	thot
桃園	phat	tshat	phat	fat	hot	thot
下洋	phat 鈸	tshaṭ	phat	fat 活	hɔt	thɔt
長汀	pha	tsha 擦	phue		ho	thue
楊村	phat	tshat	phat		hot	thot
涼水井	paʔ 八	tshaʔ 擦	phoʔ	faʔ	hoʔ	thoʔ
奉新	phat	tshat	pet 撥	khuet	hot	thot
高安	phat	tshat	phɛt	khuɛt	khot	thot
臨川	phat	tshɑt	phot	khuot	khot	thuot

上面所討論的方言中塞音韻尾 *-p 和 *-t 都還有分別，並且入聲韻的演變大致和陽聲韻的演變相平行著。下面所討論的方言中 *ap 和 *at 合流，*ɑp 和 *ɑt 合流。南昌方言 *ap 和 *at 都讀 at，*ɑp 和 *ɑt 都讀 *ot(ɔt)。通城方言 *ap 和 *at 都讀 *at(al)，*ɑp 和 *ɑt 都讀 *ot(ol)。

江西貴溪、湖北蒲圻、通山、湖南平江、桂東、安徽蕪湖方村、合肥、江蘇淮

陰、南通市、鹽城、揚州市、高郵、泰州、如皋這些方言只有喉塞音韻尾。江西、贛縣、湖北陽新、咸寧、廣濟、監利、黃梅、嘉魚、崇陽、大冶、湖南臨湘、醴陵、寧鄉、華容、湘陰、湘潭、沅江、長沙、南縣、攸縣、新化、茶陵、酃縣、衡山、洞口黃橋、汝城、岳陽、湘鄉、雙峯、瀏陽、安化(通道、會同、益陽、文獻不足)、安徽銅陵，江蘇新海連市這些方言把塞音韻尾完全丟掉了。在這些方言中除了合肥和新海連市兩個方言之外，前 *at 和後 *ɑt 都清清楚楚的分開了。漢語方言中刷 *ṣuat 字的讀法有兩類：在第一類方言中刷字讀的和前 *at 同韻，這裏所討論的方言多半都屬於此類，粵語方言也多屬於此類；另外一類像客家方言像梅縣、沙頭角、桃園、下洋等方言（涼水井方言刷讀 suaʔ）以及奉新、高安、臨川、南昌、貴溪、通城、崇陽、平江、醴陵、瀏陽等方言都把刷字讀的和後 *ɑt 同韻。

切韻前 *at 在這些方言中讀的比較一致，大多數讀 aʔ 或者 a。燕湖方村南通市讀 ɑʔ，可是沒有 aʔ。新海連市讀 ɑ，可是沒有 a。鹽城、揚州市、高郵、泰州讀 æʔ，可是沒有 aʔ。合肥讀 ɐʔ，可是沒有 aʔ。如皋方言讀 eʔ，如皋也有 aʔ，是代表切韻 *ɑk 韻的字。大冶方言讀 ɔ，大冶也有 a，是代表切韻 *ai 韻的字。前 *a 在有些方言中在不同的環境中演變相同：

*a	*at	*an	
a	at	an	南昌
a	al	an	通城
a	aʔ	an	平江、蒲圻
a	a	an	臨湘、華容、湘潭、湘陰、沅江、監利、黃梅、岳陽、嘉魚
a	aʔ	aŋ	貴溪
a	a	aŋ	醴陵
a	a	ã	贛縣、咸寧、廣濟、崇陽、長沙、南縣、新化、茶陵、酃縣、衡山、洞口黃橋、安化
ɑ	ɑʔ	ɑ̃	燕湖方村

在有些方言中，演變稍有不同，不過只是語音上的變體，例如：

*a	*at	*an	
ɑ	aʔ	ã	淮陰（沒有a）
ɑ	æʔ	æ̃	鹽城、揚州市、高郵（都沒有æ）
ɑ	æʔ	ɛ̃	泰州（沒有æ，ɛ代表切韻 *ai）
ɑ	eʔ	ẽ	如皋（沒有e）
ɒ	ɒ	ã	銅陵（沒有a）
a	a	æ̃	陽新（沒有 ã）
a	a	a͡ĩ	攸縣（沒有 ã）

這裏表示 *at 在淮陰、泰州、如皋方言中的演變和陽聲韻相似，在銅陵、陽新、攸縣方言中的演變和陰聲韻相似。在另外有些方言中，像寧鄉、湘鄉、雙峯、南通市、通山這些方言中，切韻的前 *ai（拜帶柴街）讀a，切韻的 *a 讀成另外一種元音，寧鄉方言讀ɑ，湘鄉、雙峯、南通市方言讀o，通山、太平方言讀ɔ。桂東、汝城方言因爲別的原因，切韻的前 *a 也讀成ɔ了。在這些方言中 *at 的演變與陽聲韻的演變互相平行。

*a	*at	*an	
ɑ	a	ã	寧鄉
o	a	ã	湘鄉、雙峯
o	ɑʔ	ɑ̃	南通市
ɔ	ɔʔ		
	aʔ	ã	通山
ɔ	aʔ	ã	桂東、太平
ɔ	a	a	汝城

湖北通山入聲韻字有兩讀，切韻 *at 韻字（八拔瞎刮）都讀 aʔ，切韻 *ap 韻字（甲鴨狹）都讀 ɔʔ。aʔ 韻和陽聲韻 ã 相當，ɔʔ 韻和陰聲韻 ɔ 相當。在這裏所討論的這些方言中 *ap 和 *at 都已經合流了，湖北通山方言中所表現的 *at 讀 aʔ，*ap 讀 ɔʔ 的這種分別，是非常有趣的現象。

切韻 *ɑt 韻字在這些方言中有很多可能的演變：oʔ 貴溪、平江、淮陰、鹽城、

蒲圻（割喝），o 臨湘、醴陵、長沙、華容、湘潭、沅江、新化、衡山、陽新、廣濟、監利、嘉魚（割喝），uʔ 泰州、如皋、高郵（割 kiɪʔ），ɔ 洞口黃橋，ɤ 瀏陽、安化（割 kuɤ 又讀 kho）、崇陽，ɯʔ 桂東，œʔ 通山，eʔ 蒲圻（末活脫），e 岳陽、嘉魚（末脫），ɛ 太平（潑脫）。後 *ɑ 在有些方言中在不同的環境中演變相同。

*ɑ	*ɑt	*ɑn	
o	ɔt	ɔn	南昌
o	ol	on	通城
o	oʔ	on	平江（œ 波安左鍋）湘陰（e 末，œ̃ 算，an 干）
o	o	on	臨湘、華容、寧鄉（ɛ 末）、湘潭（ɔn）、黃梅（ən 半、uan 官）
o	oʔ	oŋ	貴溪
o	o	oŋ	醴陵
o	oʔ	õ	淮陰、蕪湖方村、揚州市
õ	oʔ	õ	鹽城
o	o	õ	贛縣、長沙、南縣、攸縣、新化（ɔ̃）、茶陵（ã 干，uã 官）、廣濟（ɛ̃ 半、uɛ̃ 官）
u	uʔ	ũ	泰州、高郵（kiɪʔ）、如皋（*ɑ:ou）、南通市（*ɑ: u 與 u 不同）

在有些方言中，入聲韻的 *ɑt 演變和陰聲韻的 *ɑ 演變相似，例如：

*ɑ	*ɑt	*ɑn	
o	o	œn	監利（an 干）
o	o	œ̃	咸寧、陽新
o	o	ɸ	沅江（an 半、干）
o	o	e͡i	大冶
o	o	ã	鄂陽（hue 活）
o	o	a͡i	衡山（ã 干）

m	ɯ	uã	桂東

在另外有些方言中，入聲韻 *at 的演變和陽聲韻 *an 的演變相似，例如：

*a	*at	*an	
o	ɤ	ũ	瀏陽
o	ɤ	ɤ	安化 (ã 干)
o	ɤ	ɤ	崇陽
o	e	en	嘉魚 (ko 割)
o	ɛ	ɛ̃	太平

湖北通山方言中，*a 韻歌讀 o，多安左玻果讀 u，*at 喝讀 oʔ，*ap 鴿讀 oʔ，和陰聲韻 *a 相當，另外有些 *at 韻字割闊活末脫都讀 œʔ，和陽聲韻 *an 字干官喚換半短酸都讀 œ̃ 相當。蒲圻方言陰聲韻 *a 讀 o，入聲韻 *at 字割讀 oʔ，與陰聲韻相當。陽聲韻 *an 讀 œn。入聲韻 *at 合口字濶活末脫讀 eʔ，和陰聲韻陽聲韻都不相當。湖南岳陽方言陰聲韻 *a 讀 o，陽聲韻 *an 讀 on，入聲韻 *at 讀 e。另外有四個湖南方言在入聲韻方面有些相似之處。

例字 / 方言	舌根音喉音聲母			唇音聲母	舌頭音聲母
	刮 *kuat	闊 *khuat	割 *kat	末 *muat	脫 *thuat
湘鄉	kue	khue	kue	mie	thye
雙峯	kuɛ	khuɛ	kuɛ	miɛ	thuɛ
汝城	kuæ	khuæ	kuæ	muæ	thuæ
安化	kuɤ	khuɤ	kuɤ	mɤ	thɤ

下面所討論的這些方言有些方言中 *kan 和 *kan 已經靠攏了，二者或者讀的完全相同，或者 *kan 發生顎化作用，聲母顎化，產生 i 介音，有時元音提高。可是相當的入聲韻 *kat 和 *kat 從來不靠攏；合肥瞎讀 šieʔ，割讀 keʔ，同韻；新海連市瞎讀 ša，割讀 ka，同韻，這兩個方言中，*kat 和 *kat 似乎有靠攏的傾向。在很多前 *an 和後 *an 的分別完全消失了的官話方言中，像南京市和句容等方言中，前

*at 和後 *ɑt 的分別仍然保存著：前 *at 和陰聲韻前 *a 的演變相似，後 *ɑt 和陰聲韻後 *ɑ 的演變相似。太原方言 *ɑt 有兩讀，一讀和 *at 相同。

例字 / 方言	唇音聲母	舌根音喉音聲母		捲舌音聲母	舌根音喉音聲母		唇音聲母	舌頭音聲母
	*pat 八	*kuat 刮	*hat 瞎	*ʂuat 刷	*kɑt 割	*khuɑt 闊	*muɑt 末	*thuɑt 脫
南昌	pat	kuat	hat	suɔt	kɔt	khuɔt	mɔt	thɔt
通城	pal	kual	hal	sol	kol	ghol	mol	dhol
貴溪	paʔ	kuaʔ	haʔ	soʔ	koʔ	khuoʔ	moʔ	thoʔ
平江	paʔ	koʔ	khaʔ	soʔ	koʔ	khoʔ	moʔ	thoʔ
淮陰	paʔ	kuaʔ	haʔ	suaʔ	koʔ	khoʔ	moʔ	thoʔ
蒲圻	paʔ	kuaʔ	šiaʔ	saʔ	koʔ	ghueʔ	meʔ	dheʔ
通山	paʔ	kuaʔ	haʔ		kœʔ	khuœʔ	mœʔ	thœʔ
桂東	paʔ	kuaʔ	haʔ		kɯʔ			thɯʔ
蕪湖方村	pɑʔ	kuɑʔ	hɑʔ		hoʔ喝	hoʔ活		
南通市	pɑʔ	kuɑʔ	hɑʔ	sɑʔ	kuʔ	khoʔ	moʔ	thyʔ
鹽城	pæʔ	kuæʔ	hæʔ	suæʔ	koʔ	khoʔ	moʔ	thoʔ
揚州市	pæʔ	kuæʔ	hæʔ	suæʔ	kəʔ	khuəʔ	moʔ	thoʔ
高郵	pæʔ	kuæʔ	hæʔ	šyæʔ	kiɪʔ	khuʔ	muʔ	thuʔ
泰州	pæʔ	kuæʔ	hæʔ šiæʔ	suæʔ	kuʔ	khuʔ	muʔ	thuʔ
如皋	peʔ	kueʔ	heʔ	sueʔ	kuʔ	khuʔ	muʔ	thuʔ
合肥	paʔ	kuɐʔ	šiɐʔ	suɐʔ	kɐʔ	khuɐʔ	mɐʔ	thəʔ
臨湘	pa	ua挖	ha	sa	ko	go	mo	do
醴陵	pa	kua	ha	so	ko	khuo	mo	tho
陽新、長沙	pa	kua	šia	šya	ko	kho	mo	tho
咸寧	pa	kua	ha		ko	khue	mo	tho
寧鄉	pɐ	kua	ha		ko		mɛ	tho

華容、湘潭	pa	kua	ha	sa	ko	kho	mo	tho
湘陰	pa	ua挖	ha	sa	ho喝	kho	me	
沅江	pa	kua	šia	sa	ho喝	kho	mo	tho
贛縣	pa	ua挖	šia		ko鴿		mo	
南縣	pa	kua	šia		ko			tho
攸縣	pa	kua	ha	sa	ko鴿	khua闊 ho活	mo	ho
廣濟	pa	kua	šia	sa	ko	kho	mo	tho
監利	pa	kua	šia	sua	ko	kho	mo	tho
新化	pa	kua	ha šia	sua	ko鴿	ho	mo	tho
黃梅	pa	kua	ha	šya	ko	khuæ闊 hue活	mo	tho
茶陵	pa	kua		tšia甲	ko		mo	
鄱縣	pa	kua	ha		ko	khua闊 hue活	mo	tho
衡山	pa	kua	ha		ko	kho	mo	tho
洞口黃橋	pa	kua	ka甲		kɔ		mɔ	tɔ奪
汝城	pa	kuæ	ha	suæ	kuæ	khuæ	muæ	thuæ
銅陵	pɒ	kuɒ	hɒ	sɒ	kæ	khuæ	mæ	thæ
太平	pa		ha			khuɛ	phɛ潑	thɛ
岳陽	pa	kua	ha		ke	khue	me	the
湘鄉	pa	kue	ha	sua	kue	khue	mie	thye
雙峯	pa	kuɛ	ha	sua	kuɛ	khuɛ	miɛ	thuɛ
嘉魚	pa	kua	ha	sa	ko	khue	me	the
崇陽	pa	kua	ha šia	sɤ	ku	uɤ	mɤ	thɤ
瀏陽	pa	kua	ha	sɤ	kɤ	khɤ	mɤ	thɤ
安化	pa	kua kuɤ	ha šia	sa	kho kuɤ	khuɤ	mɤ	thɤ
新海連市	pɑ	kuɑ	šiɑ	ʂuɑ	kɑ	khuə	mə	thuə
大冶	pɔ	kuɔ	hɔ šiɔ	sɔ	ko	kho	mo	tho
南京市	pɑʔ	kuɑʔ	šiɑʔ	ʂuɑʔ	koʔ	khuəʔ	moʔ	thoʔ

句容	pa˨	kua˨	ha˨ 白 šia˨ 文	sua˨	kə˨	khuo˨	mo˨	thə˨
太原	pa˨	kua˨ kuə˨	šia˨	sua˨	kə˨ ka˨	khuə˨ khua˨	mə˨	thuə˨ thua˨
榮成	pa	kua	šia	ṣua	ko	kho	muo	thuo
公安、石首	pa	kua	ha白 šia文	sua	ko	kho	mɤ	tho
襄陽	pa	kua	šia	sua	ko	khuo	mo	tho
貴陽	pa	kua	šia	sua	kho渴	ho活	mo抹	to奪
洱源	pɑ	kuɑ	šiɑ		ko	khue	mo	tho
隨縣	pɔ	kuɔ	šiɔ	ṣuɔ	ko	kho	mo	tho
蘄春	pɔ	kuɔ	hɔ	ṣyɔ	ko	kho	mo	tho
蘭坪	pa	kua	šia	ṣua	ku	khu	mu	thu
江川	pa	kua	šia	ṣua	ku	khue hu活	mu	tho
峨嵋	pa	kuæ	šiæ	suæ	kɔ	khuæ	mo	tho
鄖縣	pa	kua	šia	ṣua	kɤ	khuo	muo	thuo
光化	pa	ua挖	šia	sua	kɤ	kho	mo	tho
靈寶	pa	kua	šia	ṣua	kɤ	khuo	muo	thuo
西安	pa	kua	ha	fa	kɤ	khuo	mo	thuo
蘭州	pa		ha	fa	kɤ	huɤ活	mɤ抹	thuɤ
煙臺	pa	kua	šia	sua	kɤ鴿	khuo	mo	thuo thɤ
濟南	pa	kua	šia	ṣua	kə	khuə	mə	thuə
瀋陽	pa	kua	šia	sua	kə	huə活	mə	thuə
徐州	pɑ	kuɑ	šiɑ	ṣuɑ	kə	khuə	muə	thuə
邳縣	pɑ	kuɑ	šiɑ	ṣuɑ	kə kɑ	khuo	muo	thuo

粵語方言、客家方言、江西奉新、高安、臨川方言中，*a, *am, *an, *ap, *at 和 *ɑ, *ɑm, *ɑn, *ɑp, *ɑt 的演變步驟相當一致，前 *a 讀 *a，後 *ɑ 讀 *o。大部分吳語方言，特別是江蘇的吳語方言中，陰聲韻前 *a 和後 *ɑ，尤其是在白讀中，似乎採取單獨行動，前 *a 讀 *o，後 *ɑ 讀 *u。浙江金華武義兩個方言中，陰聲韻和

入聲韻似乎是平行著的。浙江吳語方言在有些地方與江蘇吳語方言不同。例如下表中的幾個浙江吳語方言中 *uat 和 *uɑt 在舌根音喉音聲母後邊讀的相同。除了金華方言，其他的這幾個方言中相當的陽聲韻 *uan 和 *uɑn 在舌根音喉音聲母後邊讀的並不相同。

例字 \ 方言	金華	寧波	武義	溫嶺	溫州	平陽
刮 *kuat	kua	kuaʔ	-uɑʔ	kuəʔ	ko	kɔ
活 *ẖuɑt	ẖua	ẖuaʔ	ẖuɑ	ẖuəʔ	ẖo	vɔ
關 *kuan	kua	kuɛ		kuɛ	ka	kɔ
官 *kuɑn	kua	ku	kuo	kuɸ	ky	kyɸ

吳語方言中 *ap 和 *at 合流，大多數都讀成喉塞音，有幾個方言像金華白讀、溫州、平陽把塞音韻尾完全丟掉了；武義方言中入聲字的喉塞音韻尾部分丟掉了。有些方言（崇明、松江、溫州、紹興、平陽）中入聲韻的演變和陽聲韻互相平行著（見下表）。吳語中刷 *ṣuat 的讀法與 *uat 不同韻，反倒與 *uɑt 同韻，有的方言與說字的讀音相同，有的方言與雪字的讀音相同。

韻類 \ 方言	崇明	溫州	紹興	松江	平陽
*ap/t	aʔ	a	æʔ	ɛʔ	ɔ
*am/n	a	a	æ̃	ɛ	ɔ

*ɑp 和 *ɑt 合流。*ɑp（切韻盍韻）讀字在舌頭音聲母後邊讀 *ap，*əp（切韻合韻）韻字在舌頭音聲母後邊有的讀 *ap，有的讀 *ɑp（答納雜）。*ɑt（切韻曷韻）韻字在舌頭音聲母後邊讀 *at。有些方言中，入聲韻的演變和陽聲韻的演變互相平行著（見下表）。

方言 / 韻類	紹興	金華	平陽	溫州	溫嶺	武義	常州市	嘉定
ɑp/ɑt	eʔ	(u)e	ɸ, a白 脫	ɸ, y	ɸʔ tšiʔ 雜 割	ɤʔ uo 撥	(u)əʔ	(u)əʔ
ɑm/n	ẽ	(u)e	ɸ	ɸ, y	ɸ tšie 蠶 乾	ɤ uo 盤	(u)ɤ	ɤ, ue(?)

例字 / 方言	唇音聲母	舌根音喉音聲母		捲舌音聲母	舌根音喉音聲母		唇音聲母	舌頭音聲母
	*bat 拔	*kuat 刮	*hat 瞎	*ʂuat 刷	*kɑt 割	*h̲uɑt 活	*muɑt 末	*thuɑt 脫
蘇州市	baʔ	kuaʔ	haʔ	səʔ	kəʔ	h̲uəʔ	məʔ	thəʔ
無錫市	baʔ	kuaʔ	haʔ	siəʔ	kəʔ	h̲uəʔ	məʔ	thəʔ
海門	baʔ	kuaʔ	həʔ	səʔ	kəʔ	h̲uəʔ	məʔ	thəʔ
崇明	baʔ	-uaʔ	haʔ	-ɸʔ	-ɸʔ hh̲əʔ 合	h̲uəʔ	məʔ	thəʔ
常州市	bɑʔ	kuɑʔ	hɑʔ	syəʔ	kəʔ	h̲uəʔ	məʔ	thəʔ
上海市	bɑʔ	kuɑʔ	hɑʔ	səʔ	kəʔ	h̲uəʔ	məʔ	thəʔ tho?
嘉定	bɑʔ	kuɑʔ	hɑʔ	səʔ	koʔ	h̲uəʔ	məʔ	thoʔ
常熟	bɑʔ	kuɑʔ	hɑʔ	ʂəʔ	kəʔ文 koʔ白	h̲uoʔ	moʔ	thoʔ
松江	bɛʔ	kuɛʔ	hɛʔ	səʔ	kəʔ	h̲uəʔ	məʔ	thəʔ
紹興	-æʔ	-uæʔ	-æʔ 掐	-eʔ	-eʔ 渴鴿	-ueʔ	eʔ	-ɸʔ 奪
溫嶺	bəʔ	kuəʔ	h̲əʔ 狹	šyʔ	tšiʔ	h̲uəʔ	miʔ	
寧波	baʔ	kuaʔ	haʔ	sɸʔ	kaʔ	h̲uaʔ	maʔ	thaʔ
金華	bua	kua	hua	šyeʔ文	ke	h̲ua	mue	theʔ文
武義	bua	uɑʔ 挖	huɑ 夾		kɤʔ	h̲uɑ	h̲muo	thæʔ
平陽	bɔ buo	kɔ	hɔ	sɸ	kɸ hɔ 喝	vɔ	mɸ	thɸ文 tha白
溫州	bo	ko	ha	sɸ	ky	h̲o	mɸ	thɸ

五、前 *aŋ/k 和後 *ɑŋ/k

漢語方言中只有南方方言中有 *aŋ/k 和 *ɑŋ/k 的對立，北方方言沒有這種對立。李方桂先生在上古音研究中假設上古音有三種不圓唇的帶舌根音韻尾的韻類。這三類韻類在上古介音 *r 的後邊，在南方方言中把元音 *i, *ə 和 *ɑ 都降低到 *a。所以 *aŋ（切韻耕庚二韻）和 *ak（切韻麥陌二 韻）的來源有三類：

*riŋ 耕耿幸冷爭生省　　*rik 隔輾摘責册脈

*rəŋ 橙　　*rək 革核麥

*rɑŋ 庚羹更坑行杏撐橫孟猛　*rɑk 格客額赫宅澤

在北方方言中 *i, *ə 和*ɑ 都向上升高，讀成 *ɯ, *ɯŋ 和 *əŋ（切韻登韻）合流，*ɯk 和 *ək（切韻德韻）合流。有的南方方言，因爲受到北方方言的影響，有文白兩讀：文讀和北方方言相似，切韻耕庚二韻字和登韻字合流，麥陌二韻字和德韻字合流；白讀保持 *aŋ/k 和 *ɑŋ/k 的對立，是南方方言本有的特色。有的南方方言根本丟掉了本有的特色，找不到 *aŋ/k 和 *ɑŋ/k 對立的痕跡。

另外還有三種圓唇的帶舌根音韻尾的韻類。這三類韻類在上古介音 *r 的後邊，*u, *əu *ɑu（只有 *k）都向下向前移動，讀成 *auŋ/k。*auŋ（切韻江韻）和 *ɑŋ（切韻唐韻）合流， *auk（切韻覺韻）和 *ɑk（切韻鐸韻）合流。只有 *auŋ/k 和舌根音喉音聲母拼合時，有發生顎化作用的可能。

*ruŋ 江講虹項巷窗雙邦龐尨　*ruk 角嶽岳確殼涿濁捉剝

*rəuŋ 降絳　　*rəuk 覺學雹

*rɑuk 較敲樂濯溺駁

這裏所討論的十三個粵語方言中，只有八個方言有 *aŋ 和 *ɑŋ 的分別：*aŋ 讀 *aŋ，ɑŋ 讀 oŋ，南寧平話不在此例。

例字 / 方言	烹 *phaŋ	爭 *tṣaŋ	硬 *ŋaŋ	橫 *ẖwaŋ	幫 *paŋ	湯 *thɑŋ	光 *kwɑŋ	筐 *khwɑŋ
廣州、香港	phaŋ	tshaŋ 撐	ŋaŋ	uaŋ	pɔŋ	thɔŋ	kuɔŋ	hɔŋ
容　縣	phaŋ		ŋaŋ		bɔŋ	thɔŋ	kɔŋ	khɔŋ
藤　縣	paŋ 彭		haŋ 坑	uaŋ	ʔbɔŋ	thɔŋ	kɔŋ	
賓　陽	phaŋ	tsaŋ	ŋaŋ	uaŋ	pe̯oŋ	the̯oŋ	kuŋ	khuaŋ
石　南	phe̯aŋ	tse̯aŋ	ŋe̯aŋ	ue̯aŋ	pe̯oŋ	the̯oŋ	kuaŋ	khuaŋ
鬱　林	pha	tsa	ŋa	ua	bɔŋ	thɔŋ	kuɔŋ	khɔŋ
南寧平話	phEŋ	tsEŋ	ŋEŋ	uEŋ	paŋ	thaŋ	koŋ	khuaŋ

在魏晉時期的韻文中，切韻耕庚二兩韻的字已經可以互押，那就是說上古音的 *riŋ, *rəŋ 和 *rɑŋ 已經合流了。切韻的耕、庚、清、青韻字相當於魏晉的耕部，丁邦新爲這部韻母所構擬的主要元音是個前高元音。所以北方方言把耕庚二 讀成 *ɯŋ，把清青讀成 *jiŋ 和 *iŋ，是魏晉時期的繼續（請參看 Ting Pang-hsin, Chinese Phonology of the Wei-Chin Period, 1975, 140-150 頁，入聲字材料不多見 184-185頁）。西晉末年正是客家開始向南移動的時期，客家方言中切韻耕庚二：韻字都讀成 *aŋ，和 *ɑŋ 對立。*aŋ 讀 *aŋ，*ɑŋ 讀 *oŋ。這種元音下降爲 *aŋ，也許是在客家由北向南移民的時候發生的。另外一種可能是現在南北方音的差異也許是古今之別。早期的方音現象漸漸轉移到南方，北方的方音現象可能是晚期演變的結果。平常說禮失求諸野，正是這個道理。這也就是說粵語方言、客家方言、江西、湖北、湖南、安徽一些方言中的讀法，把切韻耕庚二 韻讀成 *aŋ，是早期現象；北方方言中的讀法，把切韻耕庚二 韻讀成 *ɯŋ，是晚近的變化。

例字 / 方言	硬 *ŋaŋ	撐 *t̪haŋ	生 *ṣaŋ	冷 *laŋ	幫 *paŋ	倉 *tshɑŋ	浪 *lɑŋ	慌 *huɑŋ
梅　縣	ŋaŋ	tshaŋ	saŋ	laŋ	poŋ	tshoŋ	loŋ	foŋ
下　洋	ŋaŋ	tshaŋ	saŋ		pɔŋ	tshɔŋ	lɔŋ	fɔŋ
長　汀	ŋaŋ		saŋ		pɔŋ	tshɔŋ	lɔŋ	fɔŋ

涼水井	ŋaŋ	thaŋ	saŋ	naŋ	poŋ	tshoŋ	noŋ 郎	foŋ
奉新	ŋaŋ	tshaŋ	saŋ	laŋ	poŋ	tshoŋ	loŋ	huoŋ
高安	ŋaŋ	tshaŋ	saŋ	laŋ	poŋ	tshoŋ	loŋ	foŋ
臨川	ŋɑŋ白	tshɑŋ白	sɑŋ白	lɑŋ白	poŋ	tshoŋ	loŋ	foŋ
南昌	ŋaŋ	tshaŋ	saŋ甥白	laŋ	pɔŋ	tshɔŋ	lɔŋ	fuɔŋ
通城	ŋaŋ	dzhaŋ		naŋ	poŋ 邦	tshoŋ	loŋ 郎	foŋ 黃
醴陵	ŋaŋ				poŋ	soŋ 桑	loŋ 郎	foŋ 黃
瀏陽南鄉	ŋaŋ	tshaŋ	saŋ	laŋ	poŋ	thoŋ 湯	loŋ	hoŋ 黃
績溪嶺北	ŋẽ	tsẽ 爭	sẽ		põ	tshõ	lõ	hõ 黃
太平			šiɛ̃		pɔ̃ 膀	tshɔ̃ 蒼	lɔ̃ 郎	fɔ̃ 謊

附註 1．梅縣、沙頭角、大鵬、桃園（謊）、楊村例字相同。

2．績溪嶺北還有庚 kẽ，橫 uẽ 兩個例字。

湖南雙峯方言也有 *aŋ 和 *ɑŋ 的對立，可是 *aŋ 讀圓唇鼻化韻 õ，*ɑŋ 讀 aŋ；和普通 *aŋ 讀 *aŋ，*ɑŋ 讀 *oŋ，正好相反。有些方言 *aŋ 和 *ɑŋ 合流，並非對立。例如湖南洞口黃橋硬讀 ŋɔ̃，爭讀 tsɔ̃，*ɑŋ 韻也讀 ɔ̃。湖北咸寧硬讀 ŋoŋ白，生讀 soŋ白，*ɑŋ 韻也讀 oŋ。陽新冷讀 loŋ，撐讀 tshoŋ，*ɑŋ 韻也讀 oŋ。通山硬讀 ŋoŋ，冷讀 loŋ，撐讀 tshoŋ，*ɑŋ 韻也讀 oŋ；另外爭讀 tsaŋ，生讀 saŋ，*uŋ 韻也讀 aŋ。崇陽硬讀 ŋaŋ白，冷讀 naŋ白，橫讀 uaŋ，*ɑŋ 韻也讀 aŋ。

吳語方言中有的方言前 *aŋ 和後 *ɑŋ 合流，例如金華方言不論前後都讀 aŋ，常州市方言不論前後都讀 ɑŋ，海門方言不論前後都讀 ã；其他方言前後有別。

吳語方言中前 *aŋ 有文白兩讀，這裏採取白讀。

*aŋ	*ɑŋ	
aŋ	ɒŋ	紹興
ã	ɑ̃	上海市、蘇州市、無錫市、常熟、嘉定、松江、崇明
ã	ɔ̃	溫嶺、寧波
a	ɑŋ	武義

a　　o　　平陽

iɛ　　uɔ　　溫州

這裏所討論的十三個粵語方言中，只有八個方言有 *ak 和 *ɑk 的分別：*ak 讀 *ak，*ɑk 讀 *ok，南寧平話不在此例。

例字 / 方言	拍 *phak	摘 *ṭak	客 *khak	博 *pɑk	落 *lɑk	各 *kɑk	郭 *kuɑk
廣州、香港	phak	tsak	hak	pɔk	lɔk	kɔk	kuɔk
容　縣	phak	ḍɪk	hak	bɔk	lhɔk	kɔk	kɔk
藤　縣	phak	tsak	hak	ʔbɔk	lɔk	kɔk	kɔk
賓　陽	phak	tsak	hak	pe̯ok	le̯ok	ke̯ok	kuk
石　南	phe̯ak	te̯ak	he̯ak	pe̯ok	le̯ok	ke̯ok	kuak
鬱　林	pha	ḍa	ha	bɔk	lɔk	kɔk	kuɔk
南寧平話	phɛk	tsɛk	hɛk	pak	lak	kak	kok

客家方言、江西奉新、高安、臨川、南昌、安徽績溪嶺北、太平、湖北通山、崇陽、湖南瀏陽南鄉也都有 *ak 和 *ɑk 的分別（見下表）。績溪嶺北還有麥 ma、宅 tsha 兩個例字，太平還有脈 mɛ 字，通山還有伯 pɔʔ白、麥 mɔʔ白 兩個例字，咸寧有麥 ma 白字。

例字 / 方言	白 *bak	客 *khak	額 *ŋak	薄 *bɑk	樂 *lɑk	作 *tsɑk
梅　縣	phak	khak	ŋiak	phok	lok	tsok
沙頭角	phak	khak		phok	lok	tsok
大鵬、楊村	phak	khak	ŋak	phok	lok	tsok
桃　園	phak	khak		phok	lok	tsok
下　洋	phaʔ	khaʔ	niaʔ	phɔʔ	lɔʔ	tsɔʔ
涼水井	phaʔ	khaʔ		phoʔ	loʔ	tsoʔ

長汀	pha	kha	nia	pho	lo	tso
奉新	pha$^{?}$白	kha$^{?}$白		pho$^{?}$	lo$^{?}$	tso$^{?}$
高安	phak	khak	iak白	phok	lok	tsok
臨川	phɑ$^{?}$白	khɑ$^{?}$白	n$_{ɛ}$iɑ$^{?}$白	pho$^{?}$	lo$^{?}$	tso$^{?}$
南昌	phak	khak		phɔk	lɔk	tsɔk
績溪嶺北	pha	kha	ŋa		lo	tso
通山	pa$^{?}$ 柏					tsu$^{?}$
崇陽	pha					tso
瀏陽南鄉		kha		pho	lo 落	tsho 鑿
太平	phiɛ	khiɛ	ɛ	phɔ		tsɔ

吳語方言前 *ak 和後 *ɑk 從不合流。前 *ak 多半有文白兩讀，這裏採取白讀。*ak 有與 *ap, *at 合流的，例如寧波方言都讀 a$^{?}$，上海市、常州市、常熟、嘉定都讀 ɑ$^{?}$。

*ak	*ɑk	
a$^{?}$	o$^{?}$	紹興、金華、溫嶺、寧波
a$^{?}$	o$^{?}$, ɑu$^{?}$	武義
ɑ$^{?}$	o$^{?}$	上海市、蘇州市、海門、崇明
ɑ$^{?}$	ɔ$^{?}$	無錫市、常熟、嘉定、松江、常州市
a	o	平陽、溫州

*auŋ（切韻江韻）和 *auk（切韻覺韻）和舌根音喉音聲母拼合可能發生顎化作用。顎化作用有幾種象徵：可能在聲母和主要元音之間發生介音 *i；可能把聲母顎化；在某種情況之下，還可以把主要元音提高。*kauŋ（江講）和 *kauk（覺角）這類字在北方方言中常常發生顎化作用，讀的和 *kiɑŋ（薑）和 *kiɑk（腳）同韻。北方方言的 *(i)ɑŋ 和 *(i)ɑk 的主要元音不圓唇化。可是南方方言多半把 *(i)ɑŋ 和 *(i)ɑk 讀成 *(i)oŋ 和 *(i)ok。在這些元音圓唇化的方言中，顎化作用仍然可以發生。廣西思南粵語方言江講讀 k$_{ẹ}$aŋ，角讀 k$_{ẹ}$ak，福建萬安方言江讀 kiaŋ，江西贛

縣方言江講讀 tšiã，這都顯然是受北方方言的影響。其他方言有圓唇化同時也有顎化作用的可能的，請看下表。

例字 / 方言	江 *kauŋ	覺 *kauk	學 *hauk	例字 / 方言	江 *kauŋ	覺 *kauk	學 *hauk
涼水井	ʧioŋ	koʔ 角	hoʔ	平江	koŋ	tšioʔ	šioʔ
南昌	kɔŋ	tšhiɔk文 確	hɔk	瀏陽	tšioŋ	khio	hio
通城	tšioŋ	tšioʔ	šioʔ文	醴陵	tšioŋ	kio	hio
蒲圻	tšioŋ	tšioʔ	šioʔ	新化			
大冶				茶陵	tšiɔ̃	tšio	šio
咸寧	tšioŋ	tšio	šio	耒陽			
陽新				安仁	kõ	tšio	šio
益陽	tšioŋ	tšio	šio	績溪	kõ	tšio文	šio
衡山				嶺北			

在漢語方言中 *auŋ（切韻江韻）與 *ɑŋ（切韻唐韻）合流，唯一的不同就是 *auŋ 與舌根音喉音聲母拼合可能發生顎化作用，所以江字與鋼字同韻，也可能與薑字同韻。有些方言有文白兩讀，文讀顎化，白讀不顎化。吳語方言中這些字有兩派讀法：一派是不圓唇的讀法，大多數是江蘇省的吳語（常州市、海門、上海市、蘇州市、無錫市、常熟、嘉定、松江、崇明）和浙江金華、武義方言；另外一派是圓唇的讀法，都是浙江省的吳語（溫嶺、寧波、平陽、溫州），紹興讀 ɒŋ，也是圓唇元音。吳語方言中 *auŋ 韻字中帶喉音聲母的字（降項巷）只有白讀，不顎化（金華文讀顎化）；腔字只有文讀，都顎化了；江字在常州市、蘇州市、無錫市只有白讀，不顎化，在其他吳語方言有文白兩讀；講字在蘇州市只有白讀，不顎化，在其他吳語方言有文白兩讀；降字在常州市、海門、蘇州市、無錫市、常熟、嘉定、松江都有文白兩讀。

吳語方言中 *auk（切韻覺韻）與 *ɑk（切韻鐸韻）合流。*auk 與舌根音喉音聲母拼合可能發生顎化作用，所以角覺可能與各閣同韻，也可能與腳同韻。吳語入聲 *auk, *ɑk 與陽聲韻 *auŋ, *ɑŋ 並不平行；*auk, *ɑk 白讀都有圓唇作用：oʔ（蘇州市、海門、上海市、崇明、溫嶺、寧波、金華），ɔʔ（無錫市、常熟、嘉定、松

江、常州市），au? （武義），o （平陽、溫州），au （武義），ye （寧波）。吳語方言中 *auk 與舌根音喉音聲母拼合發生顎化作用之後有兩種讀法：大部分是從白讀經過顎化作用產生了一個 i 介音，有時聲母顎化，讀 io? （蘇州市、海門、上海市部分），iɔ? （無錫市、常熟、嘉定）；另外一種讀法是讀的和 *iɑk （切韻藥韻）合流，讀 iɑ? （常州市、上海市部分、松江），不見圓唇作用。

例字 / 方言	殼 *khauk	角 *kauk		覺 *kauk		學 *hauk		確 *khauk	
蘇州市 海門	kho?	ko?			tšio?	ho?	hio?		tšhio?
上海市	kho?	ko?			tšio?	ho?	hiɑ?		tšhiɑ?
溫嶺	kho?					ho?		kho?	
寧波	kho?	ko?			tšye	ho?			tšhye
金華	kho?	ko?		ko?		ho?		kho?	
平陽 溫州	kho	ko		ko		ho		kho	
無錫市 常熟	khɔ?	kɔ?	tšiɔ?		tšiɔ?	hɔ?	hiɔ?		tšhiɔ?
嘉定	khɔ?	kɔ?			tšiɔ?	ɔ?	hiɔ?		tšhiɔ?
松江	khɔ?	kɔ?			tšiɑ?		hiɑ?		tšhiɑ?
常州市	khɔ?	kɔ?	tšiɑ?		tšiɑ?	hɔ?	hiɑ?		tšhiɑ?

六、前 *au 和後 *ɑu

前 *au （切韻肴韻）和後 *ɑu （切韻豪韻）的分立是從齊梁時期開始的（見何大安南北朝韻部研變研究1981, 249-250, 253-256頁）。在現在漢語方言中，根據已經發表的材料，這種分別還保存在粵語方言（南寧平話是例外），幾個客家方言（梅縣、大鵬、桃園、下洋）、幾個江西方言（高安、廣豐）、和幾個浙江方言（溫州、平陽、武義），和安徽休寧方言（平田昌司1982）中。粵語方言和非粵語方言分列兩表：

方言＼例字	飽 *pau	鬧 *nau	巢 *dẓau	巧 *khau	保 *pɑu	腦 *nɑu	曹 *dzɑu	告 *kɑu
廣州香港	pau	nau	tshau	khau	pou	nou	tshou	kou
海心	uau	nau	tshau	khau	uo	no	tho	ko
臺山	pou	nau	tshau	khau	pou	nou	thou	kou
賓陽	peu	neu	tsẖeu	hau	peo	neo	tsẖeo	keo
鬱林	bɑu	nɒu	tsẖɒu	hɒu	bau	nau	tẖau	kau
蒼梧	pau	nau	tshau	hau	pou	nou	thou	kou
岑溪	bau	nau	tsẖau	hau	bou	nou	tshou	kou
容縣	bau	nẖau	tsẖau	khau	bəu	nəu	ɬẖəu	kəu
思賀	peu	nau	tsau	hau	pou	nou	tshou	kou
石南	pau	nau	tsẖau	hau	peu	neu	tsẖeu	keu

方言＼例字	跑 *phau	鬧 *nau	爪 *tṣau	炒 *tṣhau	冒 *mɑu	腦 *nɑu	桃 *dɑu	好 *hɑu
梅縣	pɑu飽	nɑu	tsɑu	tshɑu	mɔ	nɔ	thɔ	hɔ
大鵬	phau	nau	tsau	tshau	mou	nou	thou	hou
桃園	phau	nau	tsau	tshau	mo	no	tho	ho
下洋	phau	lau	tsau	tshau	mou	lau	thou	hou
高安	phau		tsau	tshau	mou	lou	thou文 hou白	hou
廣豐	ɑɔ	ɑɔ	ɑɔ	ɑɔ	ɑɔ	ɑɔ	ɑɔ	ʌɤ
溫州	buɔ	nɔ	tsɔ	tshɔ	mə	nə	də	hə
平陽	phɔ	nɔ	tsɔ	tshɔ	mœ	nœ	dœ	hœ
武義	phɑu炮		tsɑu	tshɑu	pɑu保	n̲nɤ	dɤ 逃	hɤ
休寧	po 飽		tsho 巢	tšhio巧	mɤ	lɤ 老	thɤ	hɤ

大多數的漢語方言中前 *au 和後 *ɑu 都已經靠攏了。有的方言前 *au 和舌根音喉音聲母拼合不發生顎化作用，所以交膠和高糕同音。有的方言讀複合元音，有的方言讀單元音。吳語方言多有文白兩讀，文讀顎化，白讀不顎化。

au 南寧平話、沙頭角、奉新

ɑu 臨川、貴溪

ao 金華白

ɐɯ 常州市白

ɔ 長汀、常熟白、海門白、崇明白、上海市白、嘉定白、松江白、溫嶺

ʌ 無錫市白

ɒ 寧波白、紹興白

æ 蘇州市白

有的方言前*au 和舌根音喉音聲母拼合發生顎化作用，交膠顎化，高糕不顎化。顎化作用不但把聲母顎化，並且有時會把主要元音提高。

*au	*ɑu	
iau	au	北京、瀋陽、西安、太原、濟源、武昌、通城、平江、岳陽、安鄉、成都、貴陽、桂林
iao	ao	金華文、靈寶、江華、沅陵、郴縣、洱源、鄧川、峨嵋
iaɤ	aɤ	瀏陽、湘鄉、道縣
iaʌ	aʌ	桂東、溆浦
iaɯ	aɯ	常州市文、沅江
iʌɤ	ʌɤ	武岡
iɤɯ	ɤɯ	瀘溪
iɔu	ɔu	如皋、南京市、句容
iɔo	ɔo	邵縣、江川
iɛu	au	南昌
iəu	au	華容、洞口黃橋
ieu	au	醴陵
iɑ	ɑ	大冶
iɒ	ɒ	寧波文、紹興文
iɔ	ɔ	常熟文、海門文、崇明文、上海市文、嘉定文、松江文、泰州、

揚州市、徐州市、新海連市、高郵、鹽城、淮陰、蕪湖方村、合肥、濟南、贛縣、咸寧、陽新、崇陽、鄱縣、安仁、安化、衡山、昆明、呈貢、蘭州、西寧

iʌ	ʌ	無錫市文、永順
iɤ	ɤ	南通市、新化
iə	ə	雙峯
iæ	æ	蘇州市文

結　　論

這篇文章從簡化切韻的韻類出發，並不是創舉。這種辦法和宋朝等韻學家分攝論等是一樣的。文中的討論是以韻類（元音加韻尾）爲根據，因爲元音的演變常常受輔音韻尾的影響，並且輔音聲母對於元音的演變也有影響。關於方言中的語音演變實在是千變萬化，文中雖然羅列了很多的現象，眞正能夠解說清楚的實在只佔很小的一部分。可是並不應該因爲我現在不能解釋就把這些現象輕輕放過。也許我自己將來可以看出些線索來；卽或我自己不能解釋，也許別人可以加工理出一個頭緒來。所以我囉囉嗦嗦的把我看到的一些語音演變的現象都發表出來。

前 *a 和後 *ɑ 在漢語方言中的演變可以簡單的說有三個趨勢：第一個是前 *a 讀 *a，後 *ɑ 讀 *o，這個趨勢可以清清楚楚的在南方方言（粵語方言、客家方言、一些江西、湖北、湖南、安徽、蘇北方言）中看得出來。第二個趨勢是前 *a 和後 *ɑ 合流，這個趨勢可以在官話方言中看得出來。第一個趨勢和切韻接近，第二個趨勢和切韻相距稍遠。這兩個趨勢現在是非官話和官話或者是南北的關係，也可能是古今早晚的關係。也就是說，漢語本來有前 *a 和後 *ɑ 的對立，這種對立在南方一些方言中還保存著，接近原來的狀態；經過種種變化，這種對立在官話裏已經消失了，與原來的狀態相差稍遠。第三種趨勢是吳語中的演變。吳語的現象應該是一種特殊的現象，吳語中的輔音韻尾的分別多半都消失掉了，元音的位置也多半重新安排過了，吳語的音韻結構和切韻的韻類形式差別很大。同時吳語不斷的與其他方言發生接觸，受到不同的影響，所以吳語內部的差異非常複雜。吳語的形成早在編定切韻之前。

前 a 是前低元音，i 是前高元音，二者常常相輔而行；後 ɑ 是後低元音，u 是後高元音，二者常常相輔而行。前 a 與舌根音喉音聲母拼合，很容易發生顎化作用。顎化作用包括三種現象：發生 i 介音，聲母顎化，主要元音升高。浙江武義方言中 *ai 讀ia，*ɑi 讀 a ，也證明前 a 和 i 的關連。屬於切韻 *ai 韻的字有街解界揩鞋這些字，這些字讀 tšia、tšhia、hia，還有些唇音聲母字像拜排買賣這些字，這些字讀 pia、bia、hmia。後 ɑ 很容易引起圓唇化。在切韻中在鼻音聲母後邊，後 *ɑ、後 *ɑi、後 *ɑn、後 *ɑt 都讀合口，有 *u 介音。波屬戈韻，杯屬灰韻，盤屬桓韻，撥屬末韻。另外切韻後 *ɑ 韻和後 *ɑk 韻的字在有些現代官話方言中讀合口，這些字都是舌頭音聲母的字，像多左託落作昨等字。

多 *tɑ	左 *tsɑ	託 *thɑk	作 *tsɑk	
tuo	tsuo	thuo	tsuo	北京、西安、榮成、煙臺、靈寶、鄖縣
tuə	tsuə	thuə	tsuə	濟南、潘陽、徐州、邳縣
tuɤ	tsuɤ	luɤ落	tsuɤ昨	蘭州
tuə, tə	tsuə	thuəʔ, thuaʔ	tsuəʔ	太原
tuə	tsuə	luaʔ落	tsuaʔ	濟源

另外有兩個湖南方言（桂東、鄖縣）也有顯示後 ɑ 與 u 的關連的例證。在桂東、鄖縣兩個方言裏，前 *ai 和後 *ɑi 同韻，前 *an 和後 *ɑn 同韻，可是在舌根音聲母後邊，*kai（皆街）桂東讀 kæ，鄖縣讀 ke，kɑi（該蓋）桂東讀 kuæ，鄖縣讀kue；同樣的，*kan（間）桂東、鄖縣都讀 kã，*kɑn（干）桂東鄖縣都讀 kuã。

方言材料書目

香港廣東

1．香港：Oi-kan Yue Hashimoto（余靄芹），*Studies in Yüe Dialects: Phonology of Cantonse*, 1972.

2．臺山、開平海心：Nobuhisa Tsuji（辻伸久），*Comparative Phonology of Guangxi Yue Dialects*, 1980.

3．廣州：鄭少君，廣州話聲韻調與廣韻的比較，語文論叢 1.134-180, 1981。

4．沙頭角：Henry Henne, Sathewkok Hakka Phonology, *Norsk Tidskrift for Sprogvidenskap* 20.1-53, 1964.

Henry Henne, An Annotated Vocabulary of Sathewkok Hakka, *Acta Orientalia*.28.½.61-127, 1964.

Henry Henne, A Sketch of Sathewkok Hakka Grammatical Structure, *Acta Linguistica Hafniensia*, 10.1.69-108, 1966.

5．梅縣：Mantaro Hashimoto（橋本萬太郎），*The Hakka Dialect*, 1973。

廣西

1．藤縣：Anne Oi-kan Yue（余靄芹），*The Tengxian Dialect of Chinese*, 1979.

2．賓陽、鬱林、蒼梧、岑溪、南寧、思賀、石南：Nobuhisa Tsuji（辻伸久），*Comparative Phonology of Guangxi Yue Dialects*, 1980.

3．大鵬：李玉，原始客家話的聲調和聲母系統（油印），1984。

4．桂林：楊煥典，桂林語音，中國語文，1964：454-462 及 444。

福建

1．長汀：羅美珍，福建長汀客家話連讀變調，語言研究 3.188-197, 1982。

2．永定下洋：黃雪貞，永定（下洋）方言形容詞的子尾，方言 1982：190-195.

黃雪貞，永定（下洋）詞滙，方言 1983：148-160, 220-240, 297-304。

長汀，永定下洋又見李玉，原始客家的聲調和聲母系統（油印），1984。

3．萬安：張振興，福建省龍岩市境內閩南話與客家話的分界，方言1984：165-178。

臺灣

桃園：楊時逢，臺灣桃園客家方言，1957。

江西

1．龍南楊村：李玉，原始客家話的聲調和聲母系統（油印），1984。

2．奉新：余直夫，奉新音系，1975。

3．高安：顏森，高安（老屋周家）方言的語音系統，方言 1981：104-121。

顏森，高安（老屋周家）方言詞滙，方言 1982：6-80, 156-160, 234-240。

4．臨川：羅常培，臨川音系，1940, 1958（再版）。

5．廣豐：金有景，江西廣豐效攝字的讀音，中國語文 1961：97。

6．南昌：漢語方音字滙 1962。

楊時逢，南昌音系，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 39.125-204, 1969。

7．贛縣：楊時逢，贛縣音系，中央研究院總統蔣公逝世週年紀念論文集 1187-1202頁，1976。

湖南

1．長沙、湘潭、寧鄉、益陽、安化、桃源、慈利、臨澧、澧縣、安鄉、漢壽、沅江、南縣、華容、湘陰、岳陽、臨湘、平江、瀏陽、醴陵、黔陽、會同、綏寧、城步、通道、新寧、武岡、溆浦、新化、邵陽、祁陽、湘鄉、衡山、攸縣、榮陵、汝城、常寧、寧遠、嘉禾、藍山、耒陽、安仁、郴縣、常德、龍山、酃縣、桂東、資興、桂陽、臨武、宜章、東安、零陵、道縣、永明、江華、石門、桑植、大庸、永順、永綏、古丈、沅陵、鳳凰、瀘溪、芷江、靖縣、晃縣、麻縣、乾城、辰谿：楊時逢，湖南方言調查報告，1974。

2．洞口黃橋：唐作藩，湖南洞口縣黃橋鎮方言，語言學論叢 4.83-133, 1960。

3．雙峯：漢語方音字滙，1962。

向熹，湖南雙峯縣方言，語言學論叢 4.134-171, 1960。

4．瀏陽南鄉：夏劍欽，瀏陽南鄉方言記略，方言 1983：47-58。

湖北

武昌、漢口、漢陽、漢川、沔陽、天門、江陵、枝江、來鳳、利川、竹谿、竹

山、鄖縣、光化、襄陽、鍾祥、棗陽、安陸、雲夢、孝感、黃安、羅田、英山、浠水、黃梅、廣濟、蘄春、大冶、嘉魚、咸寧、陽新、通山、崇陽、蒲圻、通城、監利、石首、公安：趙元任等，湖北方言調查報告，1948。

四川

1．華陽、五通橋、眉山、射洪、南溪、西昌、雅安、渠縣、遂寧、南江、黔江、青川、重慶、會理、寧南、自貢、榮縣：四川方言音系，四川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60：3.1-123。

2．成都：漢語方言字滙 1962。

甄尚靈，成都語音的初步研究，四川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58：1.1-30及字表。

3．峨嵋：陳紹齡郝錫烱，峨嵋音系，四川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59：1.1-66.

4．華陽涼水井：董同龢，華陽涼水井客家話記音，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 19.81-210, 1948。

雲南

昆明、羅次、呈貢、祿豐、元謀、廣通、彌渡、楚雄、雙柏、嵩明、江川、玉溪、峨山、新平、寧洱、瀾滄、緬寧、建水、蒙自、陸良、會澤、平彝、永勝、鳳儀、洱源、劍川、鶴慶、鄧川、賓川、祥雲、石屏、維西、保山、景東、鎮康、蘭坪、麗江：楊時逢，雲南方言調查報告，1969。

貴州

貴陽：汪平，貴陽方言的語音系統，方言 1981：122-130.

安徽

1．合肥：漢語方言詞滙，1964。

2．績溪嶺北：趙元任楊時逢，績溪嶺北方言，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 36. 11-113, 1965。

3．蕪湖方村：方進，蕪湖方村話記音，中國語文 1966：137-146。

4．休寧：平田昌司，休寧音系簡介，方言 1982：276-284。

5．太平：張盛裕，太平（仙源）方言的聲韻調，方言 1983：92-98。

張盛裕，太平（仙源）方言兩字組的連讀變調，方言 1983：170-174。

6．銅陵：王太慶，銅陵方言記略，方言 1983：99-119。

江蘇

1．徐州市、邳縣、新海連市、南京市、句容、州揚市、高郵、鹽城、淮陰、泰州、如皋、南通市、蘇州市、無錫市、常熟、常州市、海門、上海市、嘉定、松江：江蘇省和上海市方言概況，1960。

2．崇明：強惠英，崇明方言的連讀變調，方言 1979：384-302。

張惠英，崇明方言三字組的連讀變調，方言 1980：15-34。

浙江

1．金華：約齋，金華方音與北京語音的對照，方言與普通話集刊 5.25-98, 1958。

2．紹興：王福堂，紹興話記音，語言學論叢 3.73-126, 1959。

3．溫州：漢語方音字滙，1962。

4．溫嶺：杭州大學中文系方言調查組，溫嶺方言，杭州大學學報，1959：151-205。

李榮，溫嶺方言語音分析，中國語文 1966：1-9。

李榮，溫嶺方言的變音，中國語文 1978：96-103。

李榮，溫嶺方言的連讀變調，方言 1979：1-29。

5．平陽：陳承融，平陽方言記略，方言 1979：47-74。

6．寧波：徐通鏘，未發表材料。

7．武義：傅國通，武義方言的連讀變調，方言 1984：109-134。

山東

1．濟南：漢語方音字滙，1962。

2．榮成：陳舜政，榮成方言音系，1974。

3．煙臺：錢曾怡等，煙臺方言報告，1982。

遼寧

瀋陽：漢語方言詞滙，1964。

河南

1．靈寶：楊時逢荆允敬，清華學報新第九號，第一二期合刊，106-147頁，1971。

2．濟源：賀巍，濟源方言記略，方言 1981：5-26。

山西

太原：漢語方音字滙，1962。

陝西

西安：漢語方音字滙，1962。

甘肅

蘭州：高葆泰，蘭州音系略說，方言 1980：224-231。

青海

西寧：張成材，西寧方言記略，方言 1980：280-302。